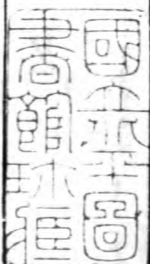


仇十洲先生繪圖

列女傳

知不足齋藏版

汪氏輯列女傳序



女教之重不後于男也家之興廢國之

盛衰亦由乎是故關雎首學著為風



首家人之利必以女貞古聖賢之垂訓未

嘗不憐之致立焉漢劉中壘之著列

女傳也謹于趙希之屬起自漢賤跡越禮

制故採取古事考闡闡閱之而正其

可鑒戒志為書八篇奏之天子而咸事

佛說熱樂國
土世有男女
夫子以子貢室
其意正因此
惜子政述之

庸何傷息
物事自今文
說興則左氏
之謬不待辨矣
辰嘉南子取
錄其長正訪
人勸試之意
范曄之登
蔡琰又其史
識言于諸人
康雅兩之說
不遺言脩書
又後之讀者
者之居其說
以導之此于前
始可也

終弗寤也。于其代相公。裝祖述實多。今
之流布人間者。唯劉書為最。廣有圖
有頌。勸德瞭如。人未占而望。其女若婦
之貞孝。其義者。固宜生家。置一編矣。
同於莽。案布帛之不可離矣。終更生之
為紫駸。而不純。輕於作古。而不加持。擇阿
為要。如何。試之息。媿之死。不令左傳。以及
辰嘉南子。歷厠簡編。其有矣。於范書之

登蔡琰。所以明高皇后。此書宜加討論。
儒臣承誤。輯為三卷。其書世罕得見。云
今出十六卷者。乃明嘉安汪某之所增輯。
于紀年。而明之神廟。而公于紀述也。不
郡居多。而一郡之中。又汪氏程氏為多。
其稱引。其函。則汪氏之翹楚。名道昆者
是也。於向之本書。其于子之所為。頌與
所為。說於劉氏之輕信者。正其子。其善矣。

此書以汪廷初
人鏡陽秋互
勘故能見其

病歷之間及
為其母之用之
此在當取此信
之若孝友氏與
人鏡陽秋卷
上汪氏梓傳
一讀之則思過
半矣死無之居
士之去聊 印
花氏之女之善
病長乃有此卷
之鏡梓然亦
唯夫人實手
遠矣嘗見汪
坤園親有勝
清汪氏徐氏
先後接補本
與生者皆生於

而猶有未盡善者亦復為之推論焉刪其

所為孽孽孽兒者與後傳授之間亦至都

難^{世有不孝之兒女元○不慈之婦娘○有不孝之孽孽孽孽孽}以^{清長也幸值白青夫多事妻之利也幸存之亦能未嘗利申生}子^{原振蹄于途而自殺者相也于其而人歎其禽獸性橫可}其^{甚似多刺刺功備未及印以}刺^{不懼哉}刺^{不懼哉}功^{不懼哉}備^{不懼哉}未^{不懼哉}及^{不懼哉}印^{不懼哉}以^{不懼哉}

其^{甚似多刺刺功備未及印以}刺^{不懼哉}刺^{不懼哉}功^{不懼哉}備^{不懼哉}未^{不懼哉}及^{不懼哉}印^{不懼哉}以^{不懼哉}

其^{甚似多刺刺功備未及印以}刺^{不懼哉}刺^{不懼哉}功^{不懼哉}備^{不懼哉}未^{不懼哉}及^{不懼哉}印^{不懼哉}以^{不懼哉}

其^{甚似多刺刺功備未及印以}刺^{不懼哉}刺^{不懼哉}功^{不懼哉}備^{不懼哉}未^{不懼哉}及^{不懼哉}印^{不懼哉}以^{不懼哉}

其^{甚似多刺刺功備未及印以}刺^{不懼哉}刺^{不懼哉}功^{不懼哉}備^{不懼哉}未^{不懼哉}及^{不懼哉}印^{不懼哉}以^{不懼哉}

其^{甚似多刺刺功備未及印以}刺^{不懼哉}刺^{不懼哉}功^{不懼哉}備^{不懼哉}未^{不懼哉}及^{不懼哉}印^{不懼哉}以^{不懼哉}

其^{甚似多刺刺功備未及印以}刺^{不懼哉}刺^{不懼哉}功^{不懼哉}備^{不懼哉}未^{不懼哉}及^{不懼哉}印^{不懼哉}以^{不懼哉}

其^{甚似多刺刺功備未及印以}刺^{不懼哉}刺^{不懼哉}功^{不懼哉}備^{不懼哉}未^{不懼哉}及^{不懼哉}印^{不懼哉}以^{不懼哉}

其^{甚似多刺刺功備未及印以}刺^{不懼哉}刺^{不懼哉}功^{不懼哉}備^{不懼哉}未^{不懼哉}及^{不懼哉}印^{不懼哉}以^{不懼哉}

其^{甚似多刺刺功備未及印以}刺^{不懼哉}刺^{不懼哉}功^{不懼哉}備^{不懼哉}未^{不懼哉}及^{不懼哉}印^{不懼哉}以^{不懼哉}

其^{甚似多刺刺功備未及印以}刺^{不懼哉}刺^{不懼哉}功^{不懼哉}備^{不懼哉}未^{不懼哉}及^{不懼哉}印^{不懼哉}以^{不懼哉}

其^{甚似多刺刺功備未及印以}刺^{不懼哉}刺^{不懼哉}功^{不懼哉}備^{不懼哉}未^{不懼哉}及^{不懼哉}印^{不懼哉}以^{不懼哉}

其^{甚似多刺刺功備未及印以}刺^{不懼哉}刺^{不懼哉}功^{不懼哉}備^{不懼哉}未^{不懼哉}及^{不懼哉}印^{不懼哉}以^{不懼哉}

其^{甚似多刺刺功備未及印以}刺^{不懼哉}刺^{不懼哉}功^{不懼哉}備^{不懼哉}未^{不懼哉}及^{不懼哉}印^{不懼哉}以^{不懼哉}

其^{甚似多刺刺功備未及印以}刺^{不懼哉}刺^{不懼哉}功^{不懼哉}備^{不懼哉}未^{不懼哉}及^{不懼哉}印^{不懼哉}以^{不懼哉}

女子所授梓
固是微也

庶孫注

氏十九年七月

六日病初

解
喜識之

有慙於志先為祖母朱氏嘗明孝婦先為
祖達平丞奉長為夫為以造室生之祖以
黃方為與而實時年未三十也祖業為陽生母
備嘗荼毒刺繡紋摘馬骨莫以易米菽
吾祖至成立而祖業如稍一沾猶子無後而
吾祖以庶承祀既而父嘗以文學有問于時
而才如文強亦為蒙于任蔭知其子者咸以為
吾祖之報乃以久遠未獲上聞故因叙

是書與子孫不有望於甲申之君子一為
閣函與共收清也
乾隆四十有四年即為之去冬里里文治撰
於西湖之崇文書院錢石後學汪庚書

傳中作汪曰者當為廷謙語



婦母程夫人而即以夫人之名某之為以昔之法即以此是也此以者何

夫人見廷袖人鏡陽秋之不肯爰有此判卷花正標木下逮之懷之在

之早逝或為實錄而廷袖不以誠視其生母尤不達累石誤因不吉屬

節不節也沈懋孝人叙人饒湯秋以龍以申生為譬必以廷訥之說

請法為司業亦以察物以名教誅其昏佞且惜其老網下之

富不能以人廢言為咄而程夫人之賢固不存于書而必信其賢矣

危氏女幼素程教生必為令母史闕有同情哉 吾承誠于其平

府右街信度為年 墨日抱趙衛之怕得文取序之為之爽然

又廷訥棋譜錄利瑪竇羅馬文字亦當之於程氏墨苑者作偽心

勞日拙之甚哉亭林嘗謂明之子海孝而欲致憤于惺憤置即清

等偽道學子不識不編之列當所未喻咄咄是揚善之熱流弊之流矣

列女傳目錄

仇英實甫補圖

第一卷

有虞二妃

啓母塗山

棄母姜嫄

太王妃太姜

王季妃太任

文王妃太姒

周宣姜后

衛姑定姜

衛宣夫人

衛靈夫人

衛宗二順

齊孝孟姬

齊靈仲子

齊威虞姬

齊鍾離春

齊宿瘤女

齊女傅母

齊相御妻

齊田稷母

齊杞梁妻

齊孤逐女

王孫氏母

第二卷

齊管妾媵

齊義繼母

齊傷槐女

齊女徐吾

齊聶政姊

魯季敬姜

魯臧孫母

魯之母師

魯黔婁妻

魯秋潔婦

魯寡陶嬰

魯漆室女

宋鮑女宗

晉文齊姜

晉圉懷嬴

晉趙衰妻

晉伯宗妻

晉羊叔姬

第三卷

晉范氏母

晉弓工妻

密康公母

許穆夫人

黎莊夫人

息夫人

曹僖氏妻

周南之妻

召南申女

周郊婦人

周主忠妾

蔡人之妻

陳國辯女

阿谷處女

鄒孟軻母

秦穆公姬

百里奚妻

楚武鄧曼

楚成鄭瞞

楚平伯嬴

楚昭越姬

楚處莊姪

楚白貞姬

孫叔敖母

第四卷

楚子發母

楚江乙母

韓舍人妻

楚於陵妻

楚浣布女

勾踐夫人

趙津女娟

趙佛盼母

趙將括母

代趙夫人

魏節乳母

蓋邱子妻

寡婦清

虞美人

馮昭儀

孝平王后

光烈陰后

明德馬后

和熹鄧后

第五卷

陳嬰母

王陵母

雋不疑母

楊夫人

嚴延年母

秦羅敷

梁夫人嫗

王司徒妻

珠崖二義

趙苞母

姜詩妻

徐庶母

京師節女

東海孝婦

郃陽友娣

梁節姑姊

梁寡高行

陸續母

徐淑

龐母趙娥

第六卷

鮑宣妻

吳許升妻

劉長卿妻

齊太倉女

李文姬

順陽楊香

叔先雄

孝女曹娥

王經母

燕段后

涼楊后

張夫人

劉琨母

陶侃母

朱序母

梁緯妻

虞潭母

夏侯令女

第七卷

皇甫謐母

衛敬瑜妻

梁綠珠

宜陽彭娥

榮荀灌

王氏女

明恭王后

斛律氏妃

大義公主

洗夫人

魏劉氏妻

鍾仕雄母

鄭善果母

魏溥妻

房愛親妻

趙元楷妻

姚氏癡姨

覃氏婦

李貞孝女

倪貞女

王孝女

第八卷

江采蘋

韋賢妃

楚靈龜妃

裴淑英

高叡妻

陳邈妻

唐夫人

崔元暉母

柳仲郢母

楊烈婦

侯氏才美

湛賁妻

僕固懷恩母

李日月母

第九卷

樊會仁母

鄭義宗妻

涇陽李氏

狄梁公姊

樊彥琛妻

堅正節婦

鄭邨妻

鄭紹蘭

江潭吳姬

朱延壽妻

王氏孝女

賈孝女

竇氏二女

章氏二女

葛氏二女

木蘭女

關盼盼

馬希萼妻

周行逢妻

孟昶母

花蕊夫人

臨邛黃崇嘏

王凝妻

第十卷

昭憲杜后

章穆郭后

慈聖曹后

馮賢妃

憲肅向后

昭慈孟后

朱后

慈烈吳后

成肅謝后

王昭儀

賢穆公主

金鄭夫人

金葛王妃

陳母馮氏

劉安世母

李好義妻

羅夫人

陳寅妻

順義夫人

陳文龍母

第十一卷

吳賀母

种放母

包孝肅媳

二程母

尹和靖母

劉愚妻

歐希文妻

莽城莫荃

小常村婦

涂端友妻

陳堂前

江夏張氏

劉當可母

臨川梁氏

會里吳氏

韓希孟

廬陵蕭氏

臨海民妻

應城孝女

第十二卷

趙氏女

蕪湖詹女

徐氏女

童八娜

呂良子

林老女

歙葉氏女

羅愛卿

寇妾蒨桃

趙淮妾

天台嚴藥

嘉州郝娥

宏吉刺后

姚里氏

闕文興妻

馮淑安

趙孟頫母

李茂德妻

蔣德新

第十三卷

俞新之妻

濟南張氏

葉正甫妻

鄭氏允端

龍泉萬氏

戴石屏後妻

趙彬妻

霍氏二婦

俞士淵妻

惠士元妻

甯貞節女

慈義柴氏

程氏妯娌

周氏婦

王防妻

龍游何氏

黃門五節

劉翠哥

胡妙端

大同劉宜

柳氏女

陳淑真

第十四卷

孝慈馬后

誠孝張后

郢王郭妃

寧王婁妃

花雲妻

王良妻

儲福妻

屠義英妻

忠愍淑人

王裕妻

李妙緣

李妙惠

藺節婦

第十五卷

韓太初妻

山陰潘氏

胡亨華妻

高氏五節

樂城甄氏

張友妻

甌寧江氏

方氏細容

姚少師姊

解大紳女

解禎亮妻

節孝范氏

王素娥

程鎡妻

鄒賽貞

韓文炳妻

台州潘氏

葉節婦

程文矩妻

俞氏雙節

草市孫氏

董湄妻

鄭巘妻

張宋畢妻

謝湯妻

東城棄女

程永得妻

第十六卷

羅懋明母

沙溪鮑氏

陳宙姐

汪應元妻

步善慶妻

王貞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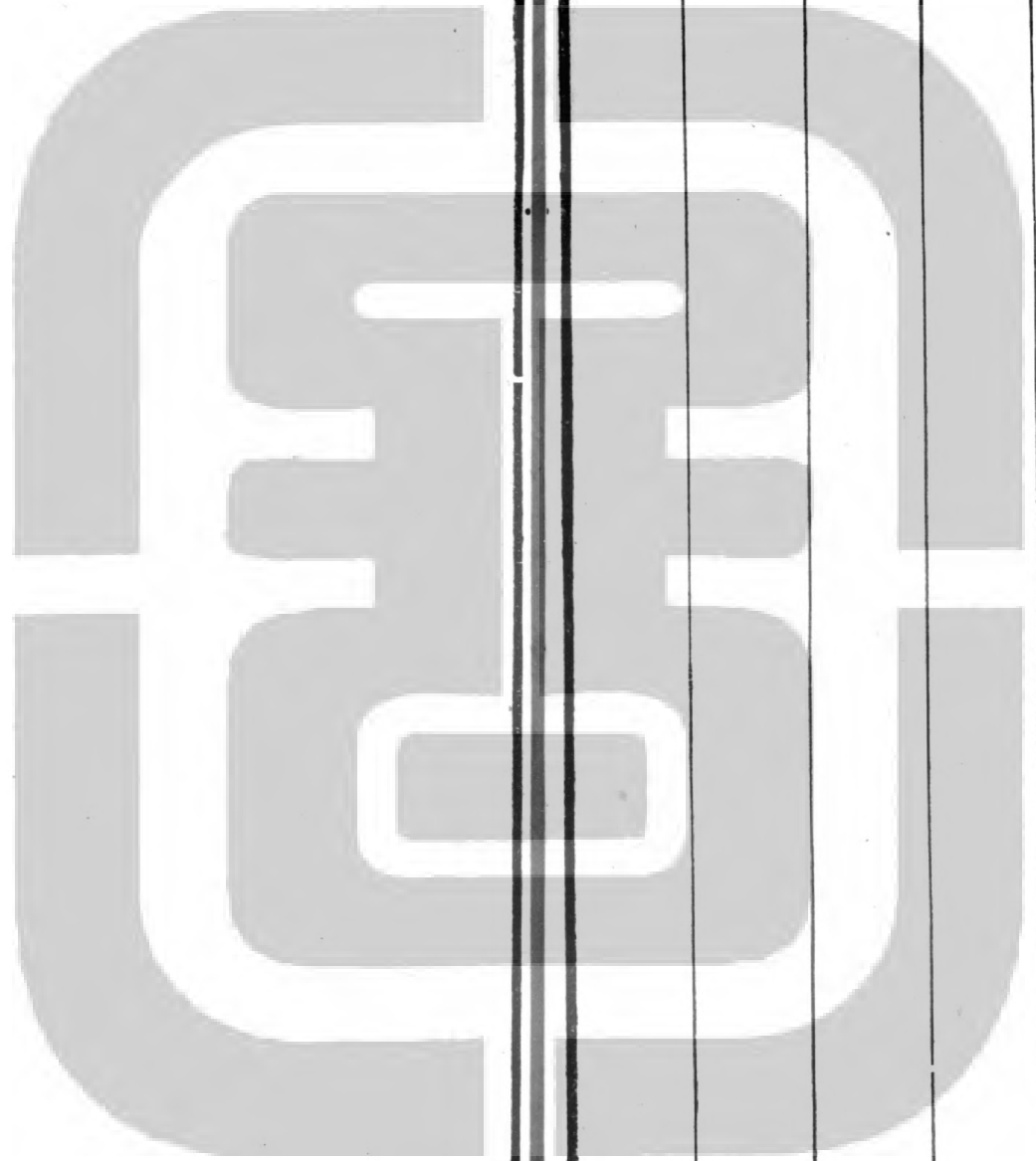
費愚妻

許顥二妾

方貞女

方烈女

熊烈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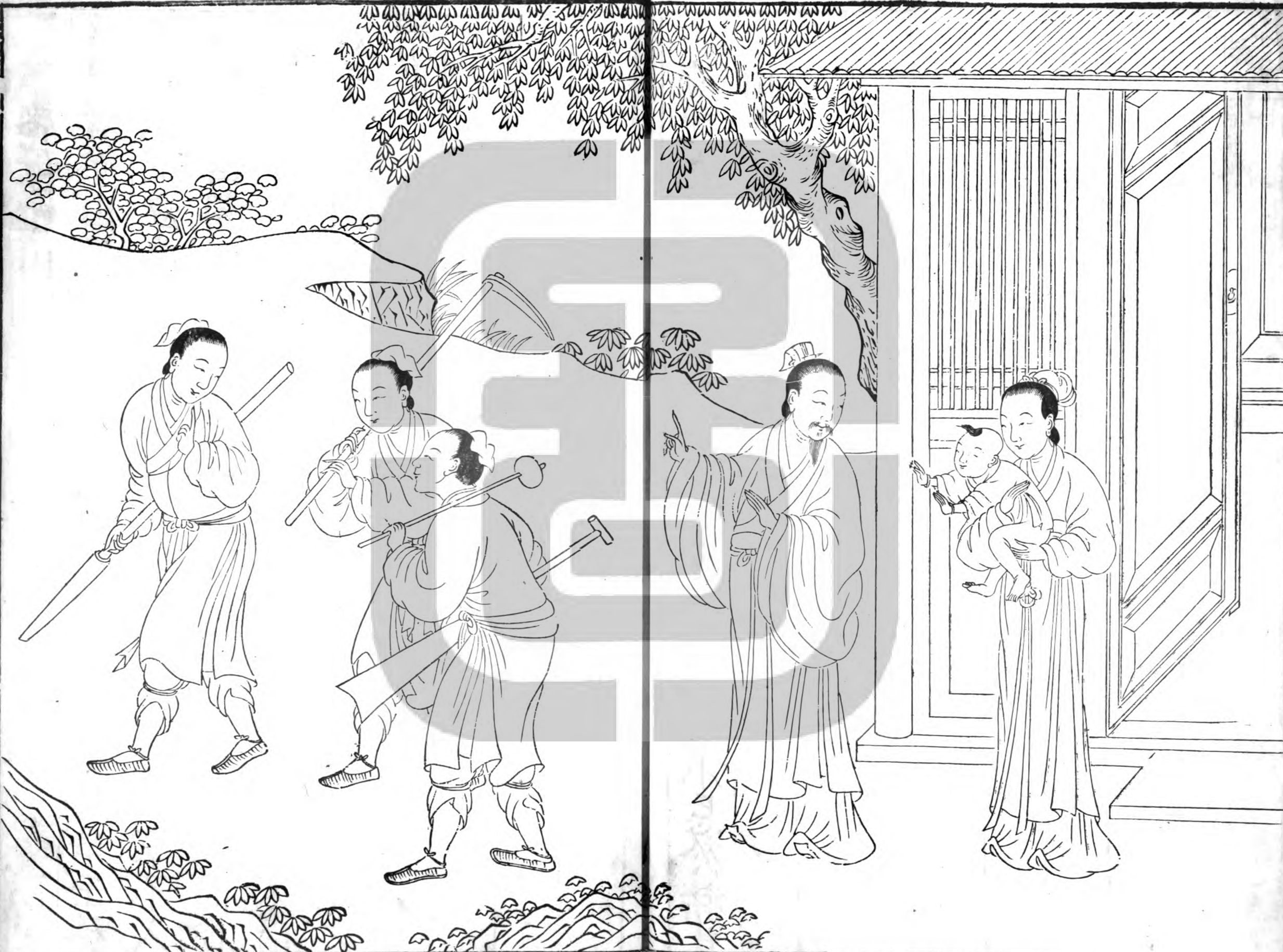


有虞二妃

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舜父頑母
嚚父號瞽叟弟曰象敖遊於嬖舜能諧柔之承事瞽叟
以孝母憎舜而愛象舜猶內治靡有姦意四獄薦之於
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厥內二女承事舜於畎畝之中
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息嫚猶謙謙恭儉思盡婦道
瞽叟與象謀殺舜使塗廩舜歸告二女曰父母使我塗
廩我其往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廩乃捐階瞽叟焚廩舜
往飛出象復與父母謀使舜浚井舜乃告二女二女曰
兪往哉舜往浚井格其出入從掩舜潛出時既不能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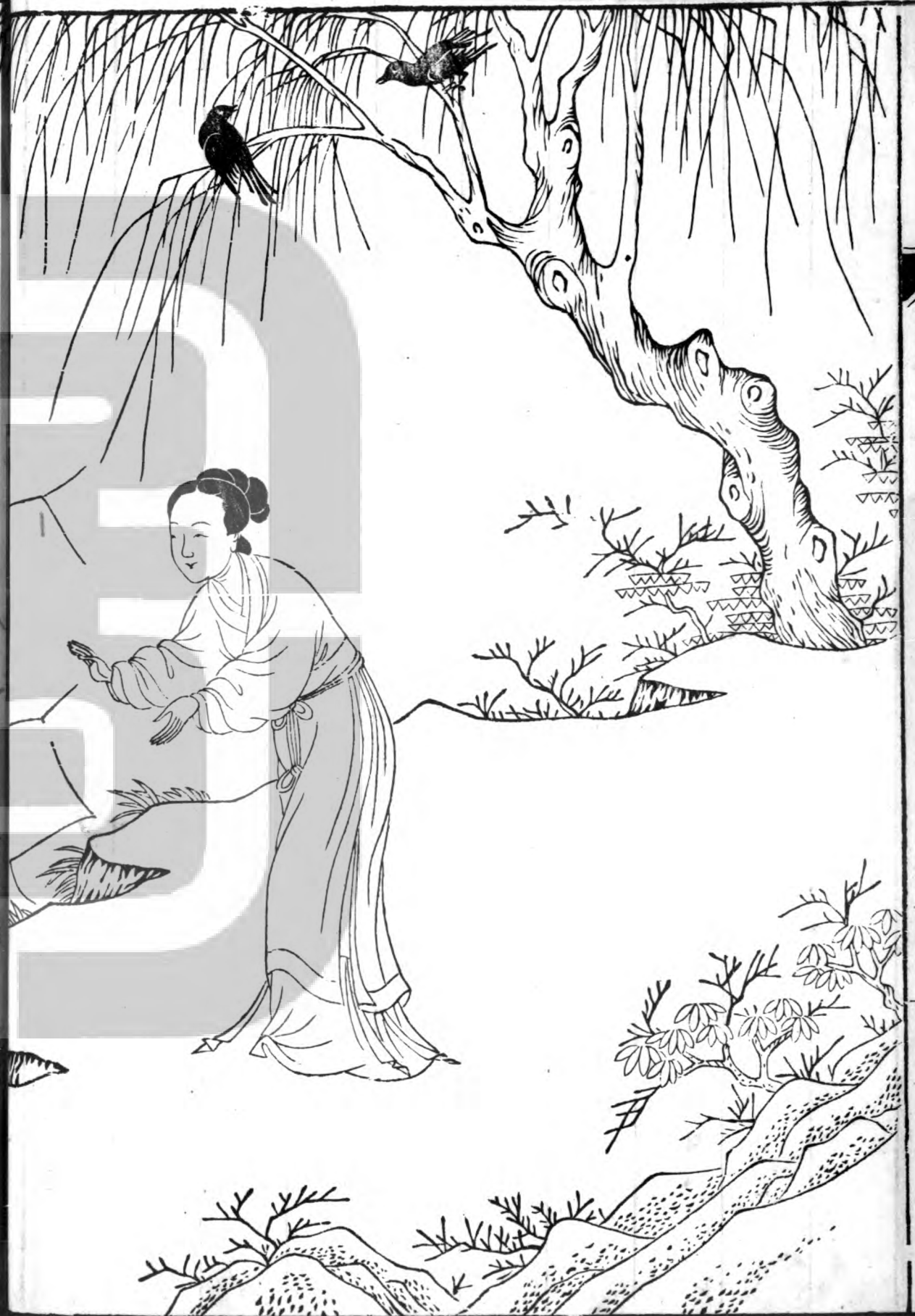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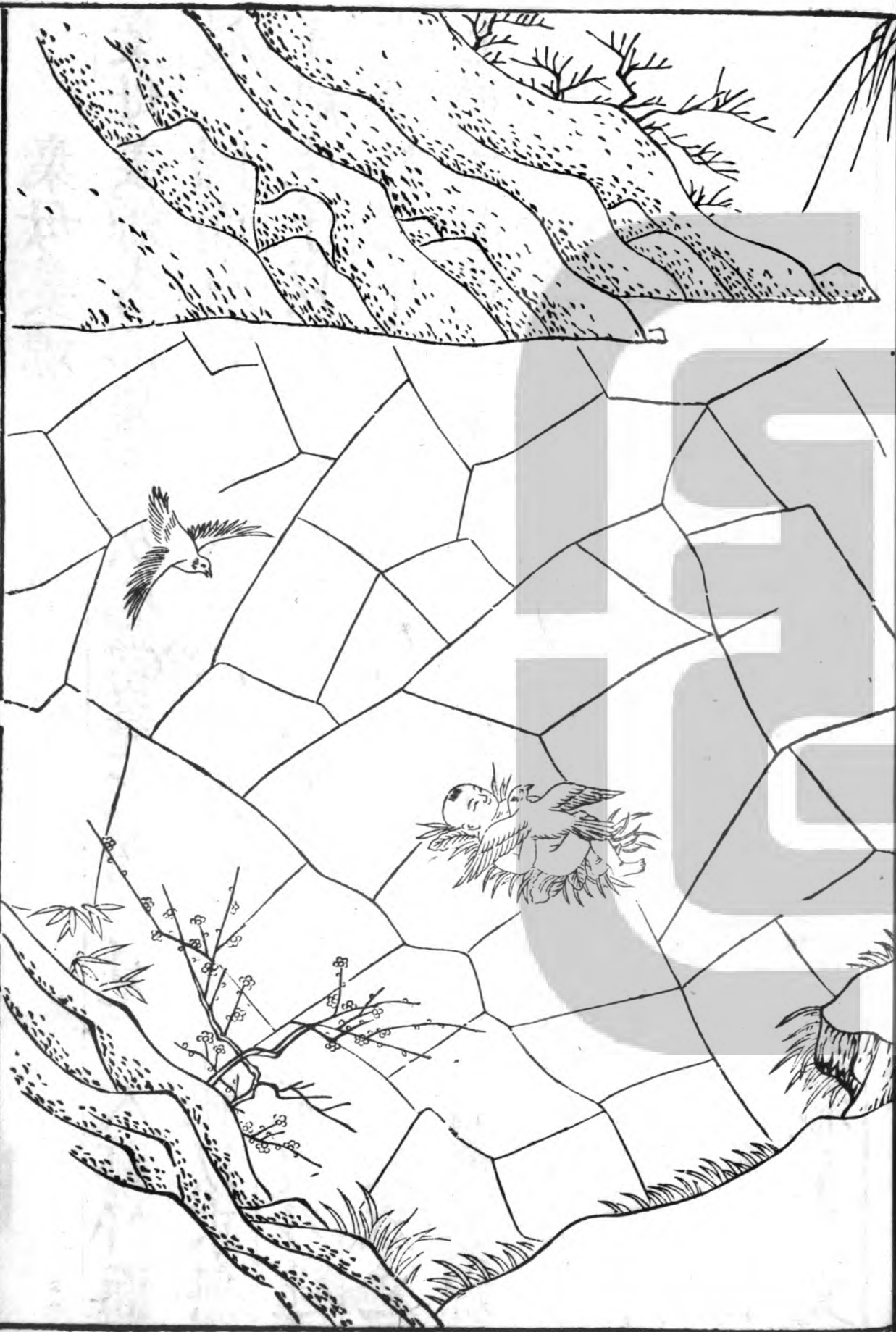
舜瞽叟又速舜飲酒醉將殺之舜告二女二女乃與舜
藥浴汪遂往舜終日飲酒不醉舜之女弟繫憐之與二
嫂諧父母欲殺舜舜猶不怨怒之不已舜往于田號泣
日呼旻天呼父母罹害若茲思慕不已不怨其弟篤厚
不怠既納于百揆賓于四門選于林木入于大麓堯試
之百方每事常謀於二女舜既嗣位升爲天子娥皇爲
后女英爲妃封象于有庠事瞽叟猶若焉天下稱二妃
聰明貞仁舜陟方死於蒼梧號曰重華二妃死於江湘
之間俗謂之湘君君子曰二妃德純而行篤詩云不顯
惟德百辟其刑之此之謂也

汪 曰舜生三十徵庸其領四嶽之薦曰克諧以
孝蓋當二女未降之先瞽已允若而象亦烝義矣焚
廩拚井幾虛語哉夫人親雖甚頑嚚未有不願子之
貴且富者爲天子父享天下養顧獨弗願而亟於剪
其所從得此貴富之子非人情也矧帝之二女豈治
傲夫之棲象卽不仁乎決不敢生此念以干天子之
法此戰國好事者之譚卯金子襲之而未覈其實耳
二妃裸侍匹夫而無傲色宜厥家人而無倨容雖其
得於欽哉之訓刑于之化深哉其天性之貞純不可
誣也嗟嗟重華陟方湘君隕涕精誠所感淚竹成斑
廟祀九嶷迨今凜凜猶有生氣迺暴政不忌於赭其
山祖龍之亡忽焉於茲決矣



啓母塗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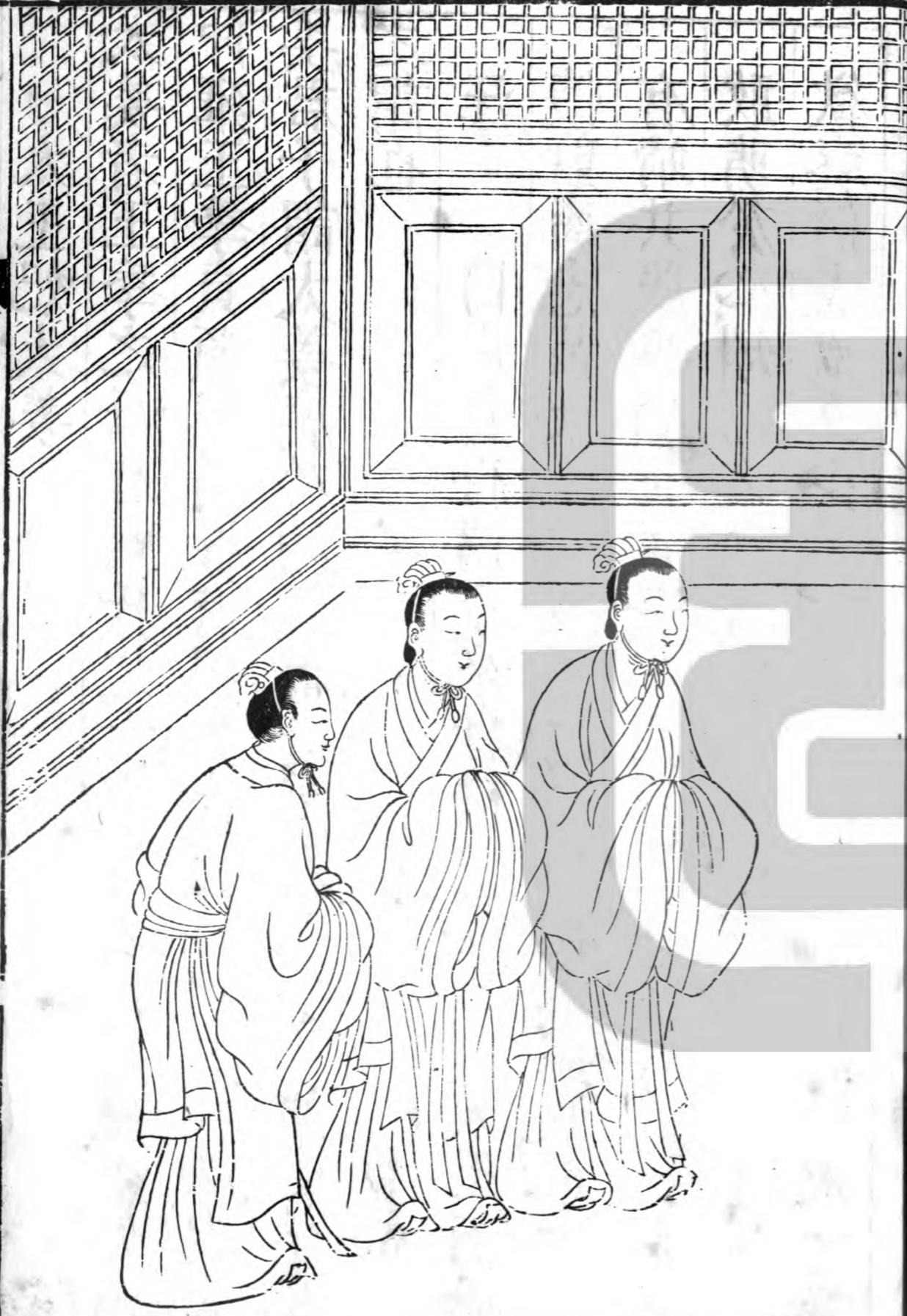
啓母者塗山氏長女也夏禹娶以爲妃旣生啓辛壬癸
甲啓呱呱泣禹去而治水惟荒度土功三過其家不入
其門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及啓長化其德而從
其教卒致令名禹爲天子而啓爲嗣持禹之功而不殞
君子謂塗山彊於教誨詩云釐爾士女從以孫子此之
謂也



棄母姜嫄

棄母姜嫄者邠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行見巨人跡好而履之歸而有娠溢以浸大心恠惡之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隘巷牛馬避而不踐乃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者咸薦之覆之乃取置寒水之上飛鳥偃翼之姜嫄以爲異乃收以歸因命曰棄姜嫄之性清靜專一好種稼穡及棄長而教之種樹桑麻棄之性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棄居稷官更國邠地遂封棄於邠號曰后稷及堯崩舜卽位乃命之曰棄黎民阻飢汝居稷播時百穀其後世世居稷至周文武而興爲天子君子謂姜嫄靜而有化詩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又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此之謂也

汪 曰周家以農事開國八百年有道之長悉自姜嫄胎之蓋天欲挺生大聖以牖導民粒食之源則其降生必異而史及周詩稱其履帝武敏迄于今競相誇詡以爲奇此未必然要以聖人之生宜不與凡民類爾至其靜而有化克成子名啓土建邦母道已顯蓋女德本諸中庸固不必別有奇節異行而始昭景鑠於當年流芳徽於異代也



太王妃太姜

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呂氏之女太王娶以爲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貞順率道靡有過失太王謀事遷徙必與太姜君子謂太姜廣於德教詩云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此之謂也

汪 曰周自得國以來世謹侯度詎以太王而陰懷翦商志哉太王當祖甲之世商德未遽衰也太王有靖共服事願世世長爲商臣已爾翦商之志必不敢萌於心矧形之語言彰之事迹緣泰伯之不從遂欲廢適長以立少乎此紫陽踵龍門之訛而未之釐

正者特以泰伯至德令其君長周邦有必得天下之勢故托採藥而逃以陰留子氏如綫之脉蓋至武王猶以末年受命周德純矣溯王迹之所肇基者歸功太王而太王固未嘗預爲他日王業地也太姜貞順率道無得而稱不欲表表自見者歟稽之女德爲莫尚矣獨聞魯有徙宅忘其妻者爲天下後世非笑太王之遷自宜爰及姜女乃因事納忠者姑以彼爲好色徵是可以辭而害意乎



王季妃太任

太任者文王之母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爲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于邪色耳不聽于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過人矣故妊子之時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人生而肖萬物者皆其母感於物故形音肖之文王母可謂知肖化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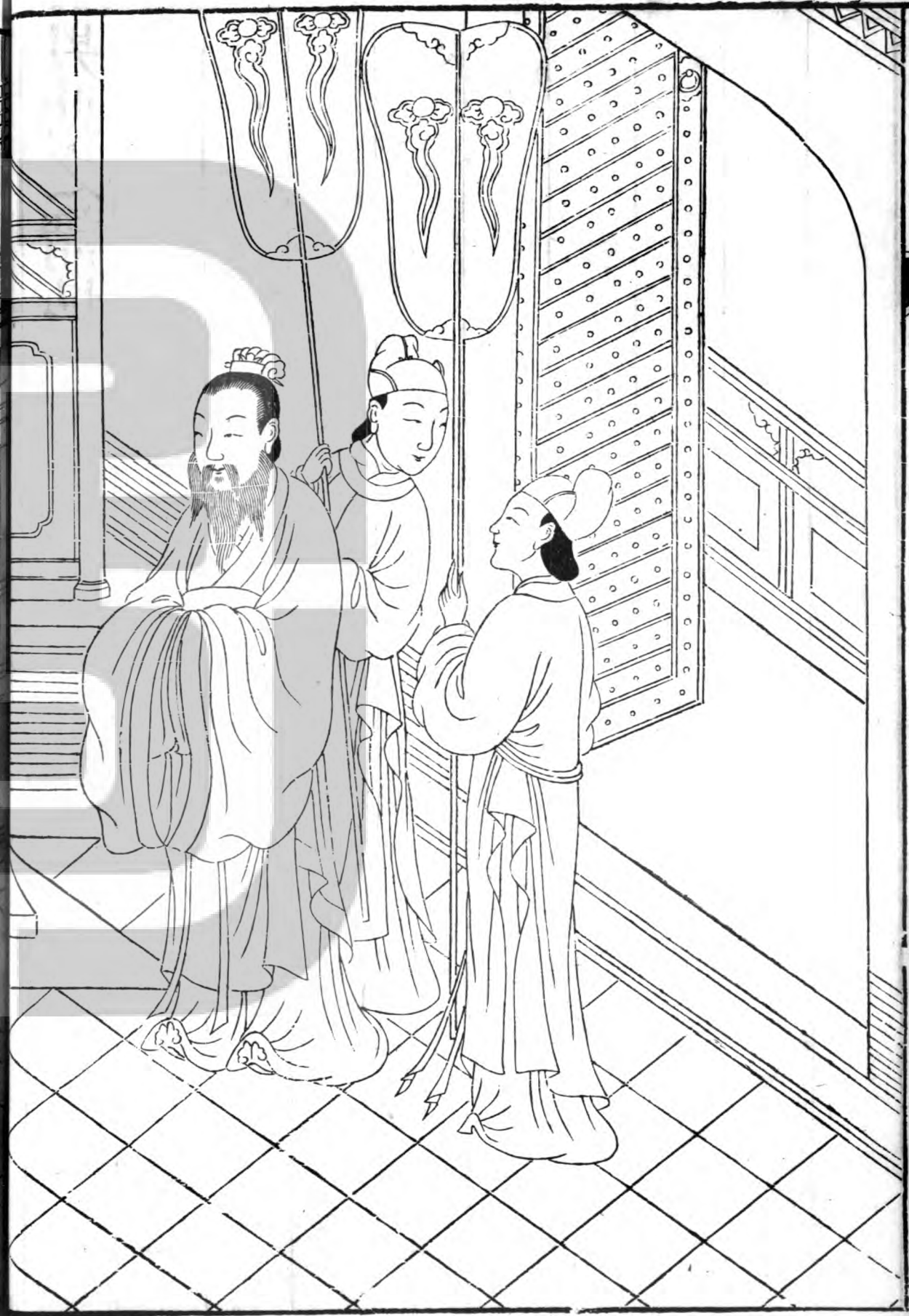
汪 曰周以仁厚立國母后之力居多蓋其勤之業屬之王季而贊成於太任太任正位乎內而三宮莫敢不肅知肖化而慎其所感能胎教而生子聖神文之所以卒爲周宗雖其德之純哉其有得於太任之教匪眇小也此不特后夫人之甄模抑可爲凡有家者之龜鑑



文王妃太妣

太妣者武王之母禹後有莘妣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爲梁及入太妣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妣號曰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內太妣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太妣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君子謂太妣仁明而有德詩曰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又曰太妣嗣徽音則百斯

男此之謂也



周宣姜后

周宣姜后者齊侯之女也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常早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之不才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窮欲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寔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君子謂姜后善於威儀而有德行夫禮后夫人御於君以燭進至於君所滅燭適房中脫朝服衣褻服然後進御于君鷄鳴

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人鳴珮而去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又曰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旣見君子德音孔膠夫婦人以色親以德固姜氏之德行可謂孔膠也

汪 曰周宣承厲王之敝謂宜宵衣旰食揖志親賢勵精圖理猶惧弗逮乃樂色忘德早臥晏起向微姜后以禮而匡其失將奚以振墮窳而復之乎邳隆外則申甫補王之闕內則姜后塞王之違周道中興有由然矣噫立戲嗣魯料民太原或以外朝之事后夫人不與聞也不藉千畝無以供郊廟之粢盛后獨不可躬蚕繅成祭服而引禮以諷乎



列女傳卷一
衛姑定姜

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恩愛哀思悲心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送去婦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姜爲慈姑過而之厚定公惡孫林父孫林父奔晉晉侯使卻擘爲請還定公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而弗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夫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定

公遂復之君子謂定姜能遠患難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定公卒立敬妣之子衎爲君是爲獻公獻公居喪而慢定姜既哭而息見獻公之不哀也不內食飲歎曰是將敗衛國必先害善人夫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皆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鱗者獻公弟子鮮也賢而定姜欲立之而不得後獻公暴虐慢侮定姜卒見逐走出亡至境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於廟定姜曰不可若令無神不可誣有罪若何告無也且公之行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

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其後
賴鱣力獻公復得反國君子謂定姜能以辭教詩云我
言惟服此之謂也鄭皇耳帥師侵衛孫文子卜追之獻
兆於定姜曰兆如山林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定姜曰征
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獲皇耳於大
丘君子謂定姜達於事情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此
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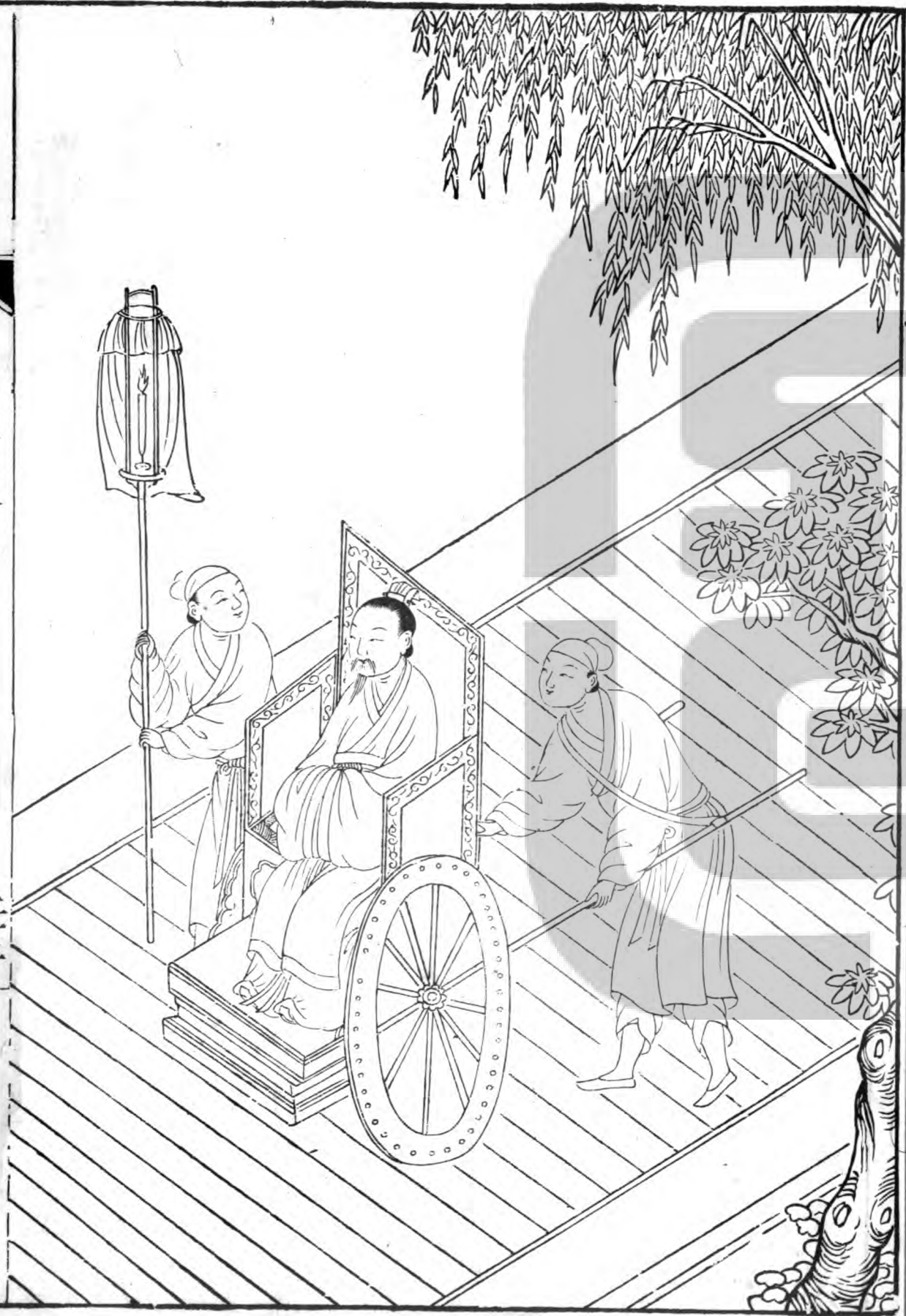
衛宣夫人

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
 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
 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愬於
 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
 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
 閔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
 難矣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
 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貞壹故舉而列之於詩也

汪

曰衛在春秋固康淫之國也風化所漸謬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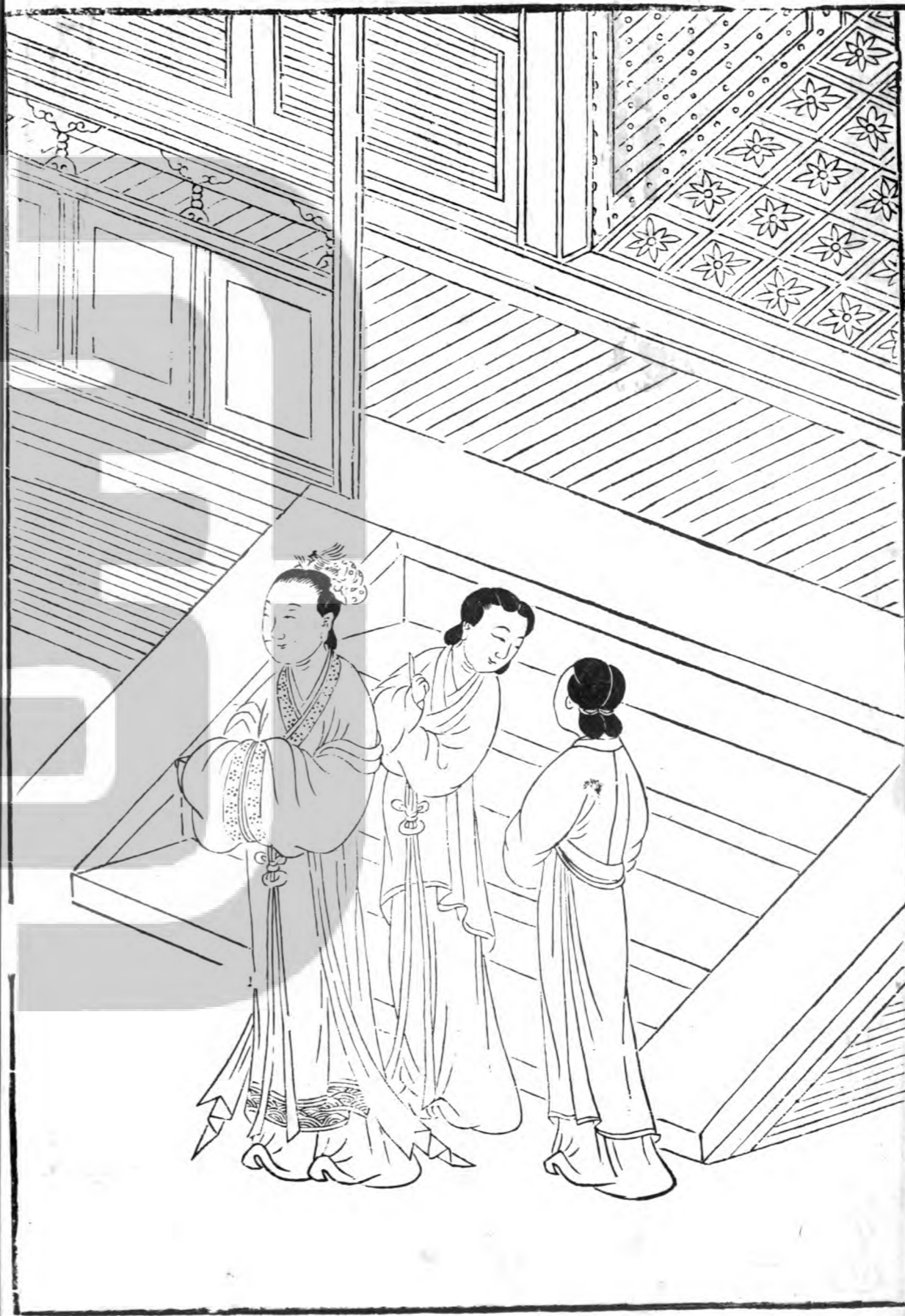
所染自非錚錚皎皎其詎能不波宣夫人特立於靡
 蕩之中獨能以孤貞自砥聞喪不反志從一也同庖
 不許思遠嫌也洵翩翩哉柏舟同嫜而下與鷄奔別
 軌矣彼齊子之愷悌者非乏之衛人之濁穢者何窮聞
 宣夫人之風不可以少愧乎



衛靈夫人

衛靈公之夫人也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麟麟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變節不爲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公反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再拜賀公公曰子何以賀寡人夫人曰始妾獨以衛爲有蘧伯玉爾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臣也國多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夫人其實焉君子謂衛夫人明於知人道夫可欺而不可罔者其明智乎詩云我聞其聲不見其人此之謂也

汪 曰南子識伯玉之賢而尤慕夫子之聖明有可通者也令其明禮而因以禮自閑蕩陰事而理陰教則庶幾哉於女德貞可上與 媲美後葉讚揚矣不自抑遏甘以宋朝爲艾豸久假不歸而蒯瞶之轍迹已遍宋境向非史直臣蘧君子夾持其間靈之爲靈也豈待石椁銘見而喪乎卒致伯姬效尤良夫肆穢母子之亂迨五世而始寧雖有明智曷足稱也



衛宗二順

衛宗二順者衛宗室靈王之夫人而及其傅妾也秦滅衛君乃封靈王世家使奉其祀靈王死夫人無子而守寡傅妾有子傅妾事夫人八年不衰供養愈謹夫人謂傅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子奉祀而妾事我我不聊也且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於禮斥絀之人也而得留以盡其節是我幸也今又煩孺子不改故節我甚內慙吾願出居外以時相見我甚便之傅妾泣而對曰夫人欲使靈氏受三不祥耶主不幸早終是一不祥也夫人無子而婢妾有子是二不祥也夫人欲出居外

使婢子居內是三不祥也妾聞忠臣事君無懈倦時孝子養親患無日也妾豈敢以少貴之故變妾之節哉供養故妾之職也夫人又何勤乎夫人曰無子之人而辱主君之母雖子欲爾衆人謂我不知禮也吾終願居外而已傅妾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奉上下之儀脩先古之禮此順道也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居內此逆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哉遂欲自殺其子泣而守之不聽夫人聞之懼遂許傅妾留終年供養不衰君子曰二女相讓亦誠君子可謂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此之謂也

汪 曰秦滅衛封其宗室以奉衛祀而降其號爲
嗣君如薄疑之說衛嗣君以王術是也終衛之世未
聞其僭王不知此何以稱靈王也其夫人與其傅妾
稱二順今觀其言信無愧焉以賢遇賢故能各盡其
道以風厲將來世之嫡庶相妬而相戕者比比而是
其於二順奚啻蘇合之與蟻蚋寧爲此不爲彼矣

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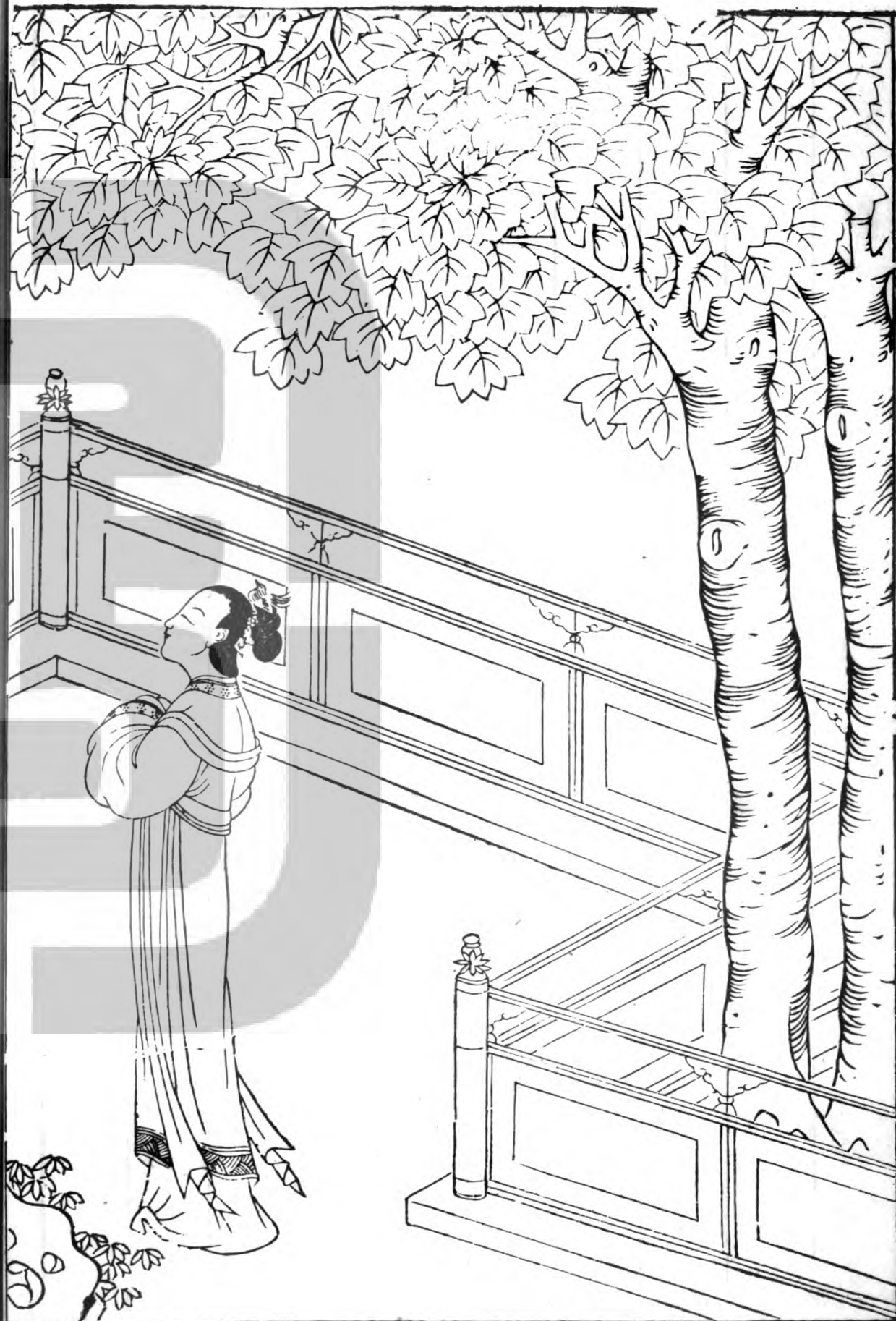
齊孝孟姬

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壹過時不嫁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不躡男席語不及外遠別避嫌齊中莫能備禮求焉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脩禮親迎于華氏之室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母黜房之中結其衿縈誠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宮事父誠之東階之上曰必夙興夜寐無違命其有大妨於王命者亦勿從也諸母誠之兩階之間曰敬之敬之必終父母之命夙夜無怠爾之衿縈父母之言謂何姑姊妹誠之門內曰夙夜無愆爾之衿鞶無忘父母之言孝公親迎孟姬於

其父母三顧而出親迎之綏自御輪三曲顧姬與遂納于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既居久之公遊於琅邪華孟姬從車奔姬墜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傅母應使者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輶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佩內飾則結紐綢繆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一意自斂制也今立車無輶非所敢受命也野處無衛非所敢久居也二者失禮多矣夫無禮而生不若早死使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比其反也則自經矣傅母救之不絕傅母曰使者至輜輶已具姬氏蘇然後乘

而歸君子謂孟姬好禮禮婦人出必輜輶衣服綢繆既
嫁歸問女昆弟不問男昆弟所以遠別也詩曰彼君子
女綢直如髮其此之謂也

國



齊靈仲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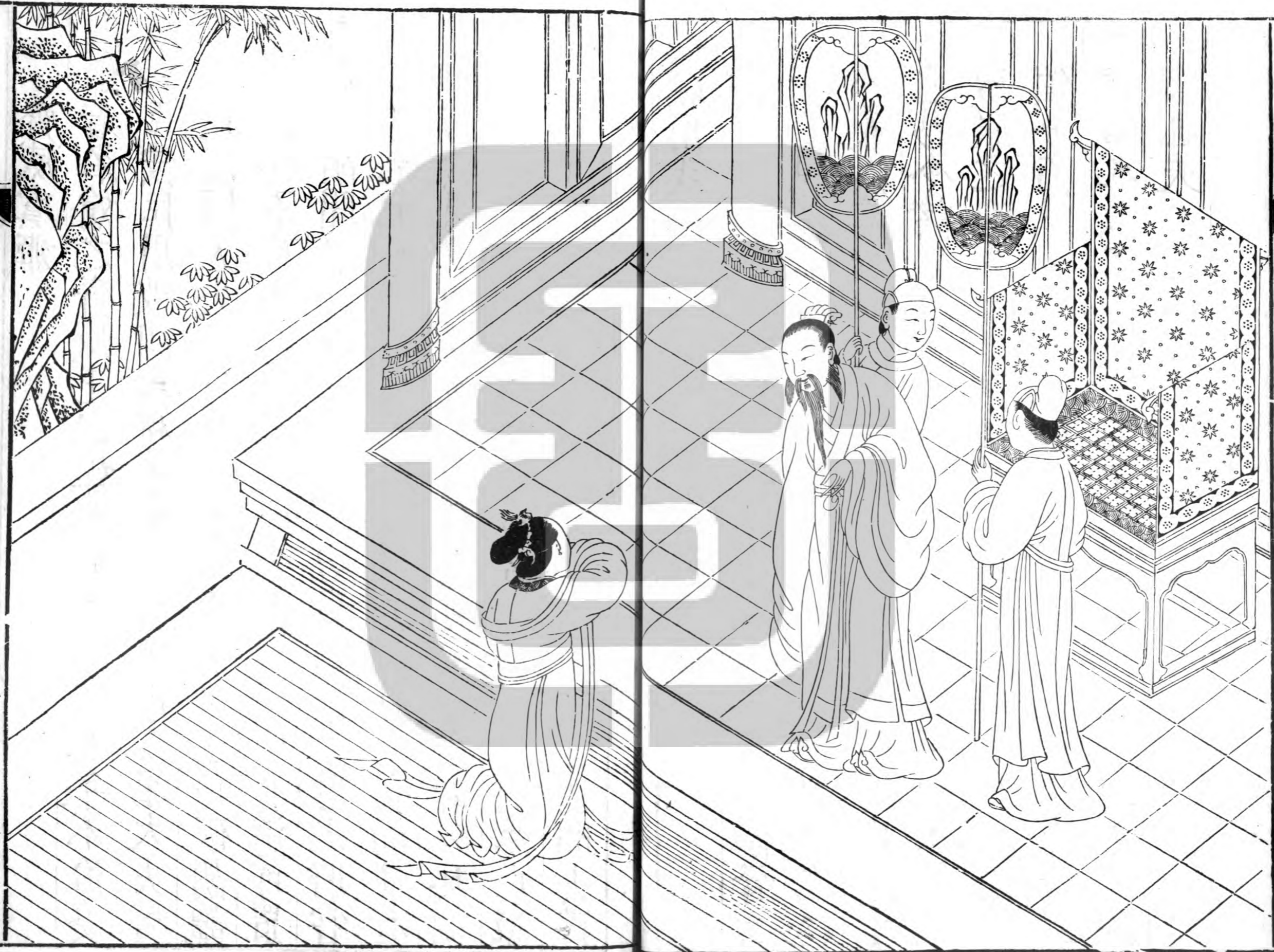
齊靈仲子者宋侯之女齊靈公之夫人也初靈公娶於魯曰聲姬生子光以為太子夫人仲子與其姊戎子皆嬖於公仲子生子牙戎子請以牙為太子代光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夫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紂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仲子曰妾非讓也誠禍之萌也以死爭之公終不聽遂逐太子光而立牙為太子高厚為傅靈公疾崔杼微迎光及公薨崔杼立光而殺高厚以不用仲子之言禍至於此君子謂仲子明於事理詩

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仲子之謂也

汪

曰曩齊高厚相太子光會諸侯于鍾離晉士

莊子規其不敬也謂厚與光其將不免夫以光之殘忍兼以其母聲姬之淫其不得有齊宜爾特以樹子之易令諸侯得有辭於齊實為禍始無何而崔子為微服之迎戎子尸諸朝牙與買執諸句瀆高厚之首領分而夙沙衛且以高唐叛仲子蚤見其微而齊靈弗寤也攷之謚法亂而不損曰靈此靈公之所以為靈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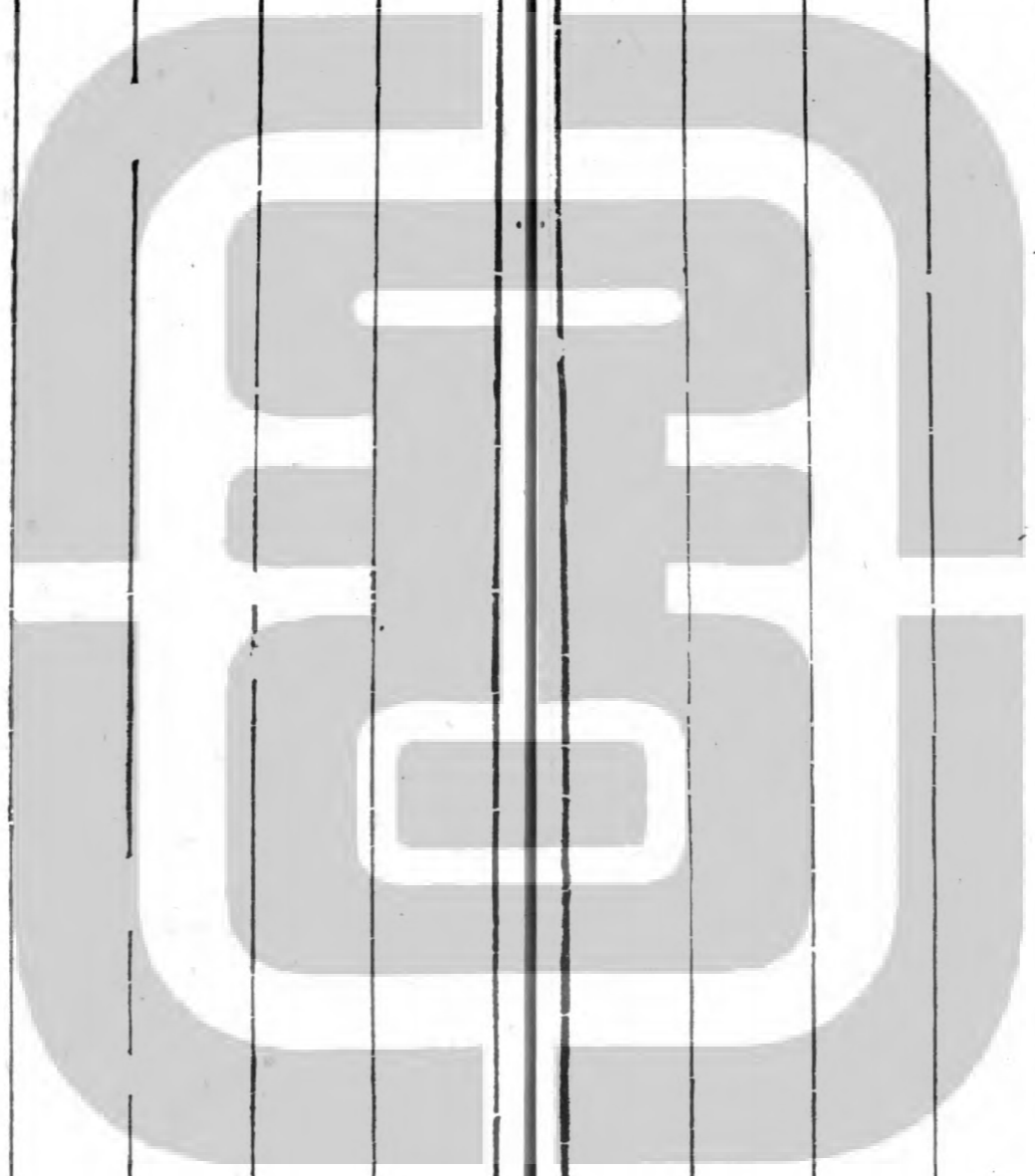


齊威虞姬

虞姬者名娟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卽位九年不治委政大臣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卽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讒諛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有道可置左右破胡聞之乃惡虞姬曰其幼弱在於閭巷之時嘗與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閉虞姬於九層之臺而使有司卽窮驗問破胡賂執事者使竟其罪執事者誣其詞而上之王視其詞不合於意乃召虞姬而自問焉虞姬對曰妾娟之幸得蒙先人之遺體生於天壤之間去蓬

廬之下侍明王之讌泥附王著薦床蔽席供執掃除掌奉湯沐至今十餘年矣惓惓之心冀幸補一言而爲邪臣所擠湮於百重之下不意大王乃復見與之語妾聞玉石墜泥不爲污柳下覆寒女不爲亂積之於素雅故不見疑也經瓜田不納履過李園不整冠妾不避此罪一也旣陷難中有司受賂聽用邪人卒見覆冒不能自明妾聞寡婦哭城城爲之崩亡士歎市市爲之罷誠信發內感動城市妾之寃明於白日雖獨號於九層之內而衆人莫爲毫釐妾之罪二也旣有汙名而加此二罪義固不可以生所以生者爲莫白妾之汙名也且自古

有之伯竒放野申生被患孝順至明反以爲殘妾旣當
死不復重陳然願戒大王羣臣爲邪破胡最甚王不執
政國殆危矣於是王大寤出虞姬顯之於朝市封卽墨
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起兵收故侵地齊
國震懼人知烹阿大夫不敢飾非務盡其職齊國大治
君子謂虞姬好善詩云旣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





齊鍾離春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宣王之正后也其爲人極醜無雙曰頭深目長指大節印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四十無所容入衞嫁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豈不異哉於是宣王乃召見謂之曰昔者先王爲寡人娶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今夫人不容于鄉里布衣而欲千萬乘之主亦

有何竒能哉鍾離春對曰無有特竊慕大王之美義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宣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推之又未能得明日更召而問之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鍾離春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外有二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籠疏翡翠珠璣幕絡連飾萬民罷極二殆也

賢者匿於山林諂者強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
得通入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女樂俳優縱橫大
笑外不脩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四殆也故曰殆
哉殆哉於是宣王喟然而歎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乃今
一聞於是拆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
庫四辟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卜擇吉日立太子進
慈母拜無鹽君爲后而齊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君子
謂鍾離春正而有辭詩云旣見君子我心則喜此之謂
也

汪 曰齊宣固自謂好色者而其立后乃在無鹽
醜女漸臺一見粉黛無顏豈齊宣至此而妍醜失鑑
乎哉受箴於孟子則顧左右而言他負痛於無鹽則
速更改而恐後機固有順與不順歟蓋齊宣之明其
於四者之殆已覺於中而鍾離春適爲迎機之諫夫
是以言易入而身立顯也然春能繩王之愆而不免
衒已之玉所繇殆與任姒姬姜異矣



齊宿瘤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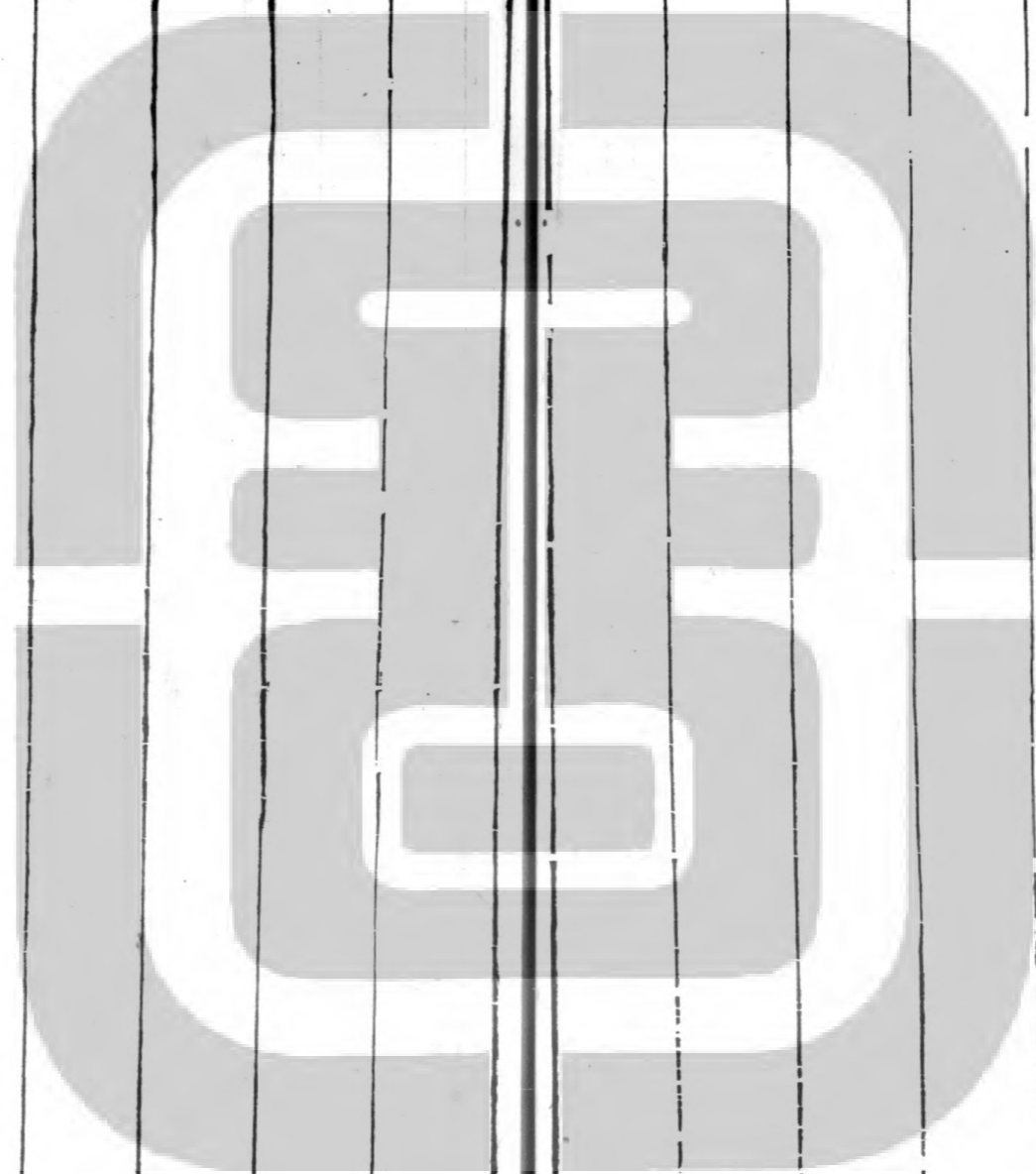
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之后也項有大瘤故號曰宿瘤初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恠之召問曰寡人出遊車騎甚衆百姓無少長皆棄事來觀汝採桑道傍曾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竒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二子之不忘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大悅之曰此賢女也命後乘載之女曰賴大王之力父母在內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大王又安用之王大慙曰寡人失之又曰貞女一禮不備雖

死不從於是王遣歸使使者加金百鎰往聘迎之父母驚惶欲洗沐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則變容更服不見識也請死不往於是如故隨使者閔王歸見諸夫人告曰今日出遊得一聖女今至斥汝屬矣諸夫人皆恠之盛服而衛遲其至也宿瘤駭宮中諸夫人皆掩口而笑左右失貌不能自止王大慙曰且無笑不飾耳夫飾與不飾固相去十百也女曰夫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足十百也王曰何以言之對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昔者堯舜桀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爲天子安於節儉茅茨不剪采椽不斷後宮衣不重采食不重味

至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不自飾以仁義習爲苛文造爲高臺深池後宮蹈綺縠弄珠玉意非有饜時也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是觀之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於是諸夫人皆大慙閔王大感瘤女以爲后出令卑宮室填池澤損饕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之侵三晉懼秦楚一立帝號閔王至於此也宿瘤女有力焉及女死之後燕遂屠齊閔王逃亡而弒死於外君子謂宿瘤女通而有禮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旣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汪 曰吾觀宿瘤女非無識者逢王遊而不視禮不備而不行其於女德可謂貞矣受聘而徃徃而不變容更服可謂不自飾矣較之無塩君則此猶爲始進之正者也吾安所置喙哉獨恠其謂堯舜自飾以仁義是以仁義而猶已之懸瘤也是莊生所云堯舜藏仁義以要人之說也誠若所言則不自飾者爲非矣又何自相刺繆也夫仁義性之德也何容飾哉堯舜性者也何待飾哉飾則假之者也此聖門之至教宜非兒女子之所得聞也無足異也閔王惟感其言飾爲仁義故暫收仁義之效而不免筋擢于淖齒則

文飾之窮耳彼豈蹈仁義而死也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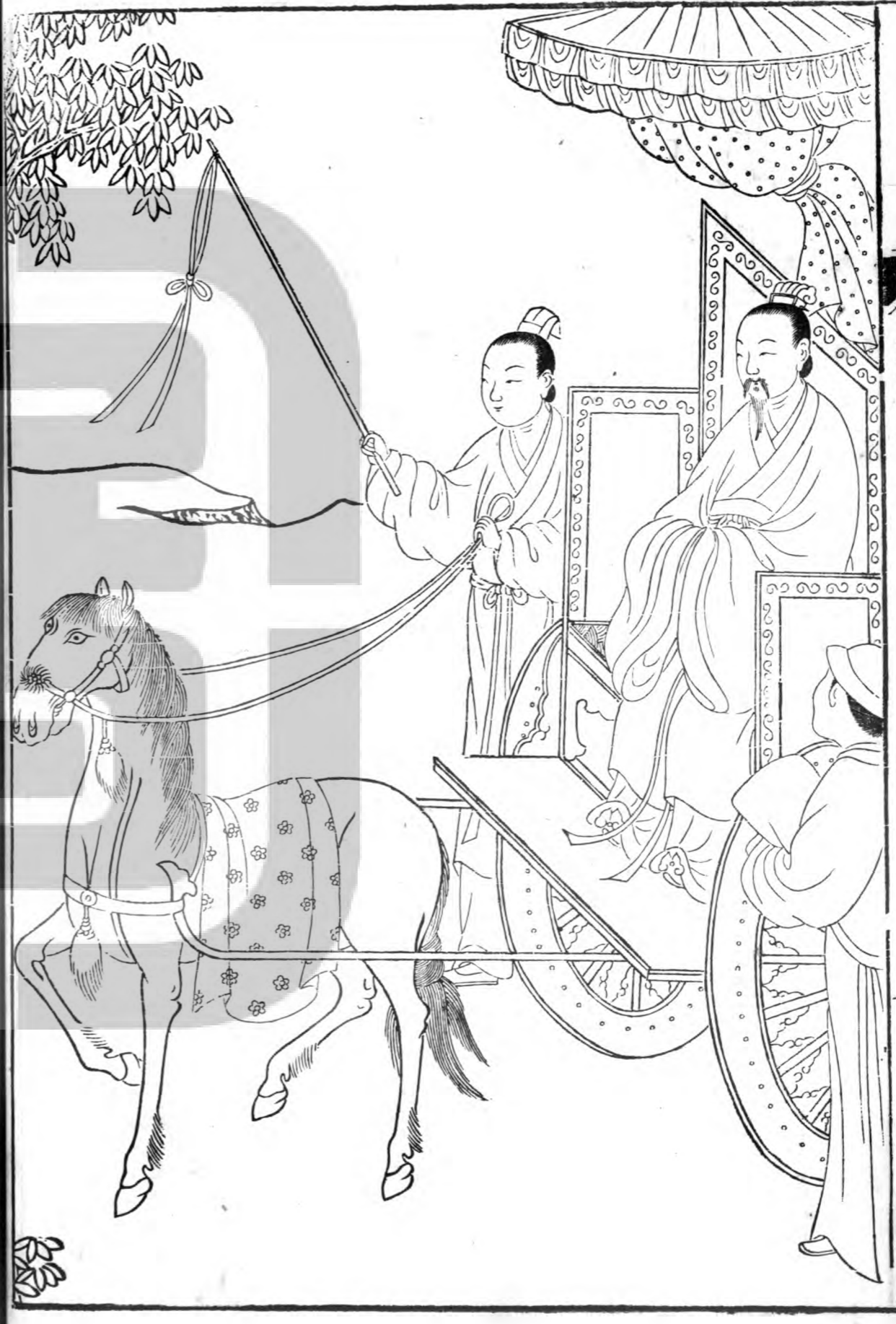


齊女傳母

傳母者齊女之傳母也女爲衛莊公夫人號曰莊姜姜
交好始往操行衰惰有冶容之行淫泆之心傳母見其
婦道不正諭之云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爲民法則子之
質聰達於事當爲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脩整衣
錦綉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頎衣
錦綉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
維私砥厲女之心以高節以爲人君之子弟爲國君之
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女遂感而自脩君子善傳
母之防未然也莊姜者東宮得臣之妹也無子姆戴嬀

之子桓公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驕而好兵莊公
弗禁後州吁果殺桓公詩曰母教猥升木此之謂也

汪 曰古有女師之官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
旣毀教于宗室教以德言容功教成祭之以成婦順
是以內束於教而德易成易云冶容誨淫乃不謂莊
姜之始行而或蹈之也向非傳母之蚤豫教安能易
其淫佚之心變其邪僻之行而以端莊寧一終哉君
子曰教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傳母有誨而莊姜徒
善過而能改女之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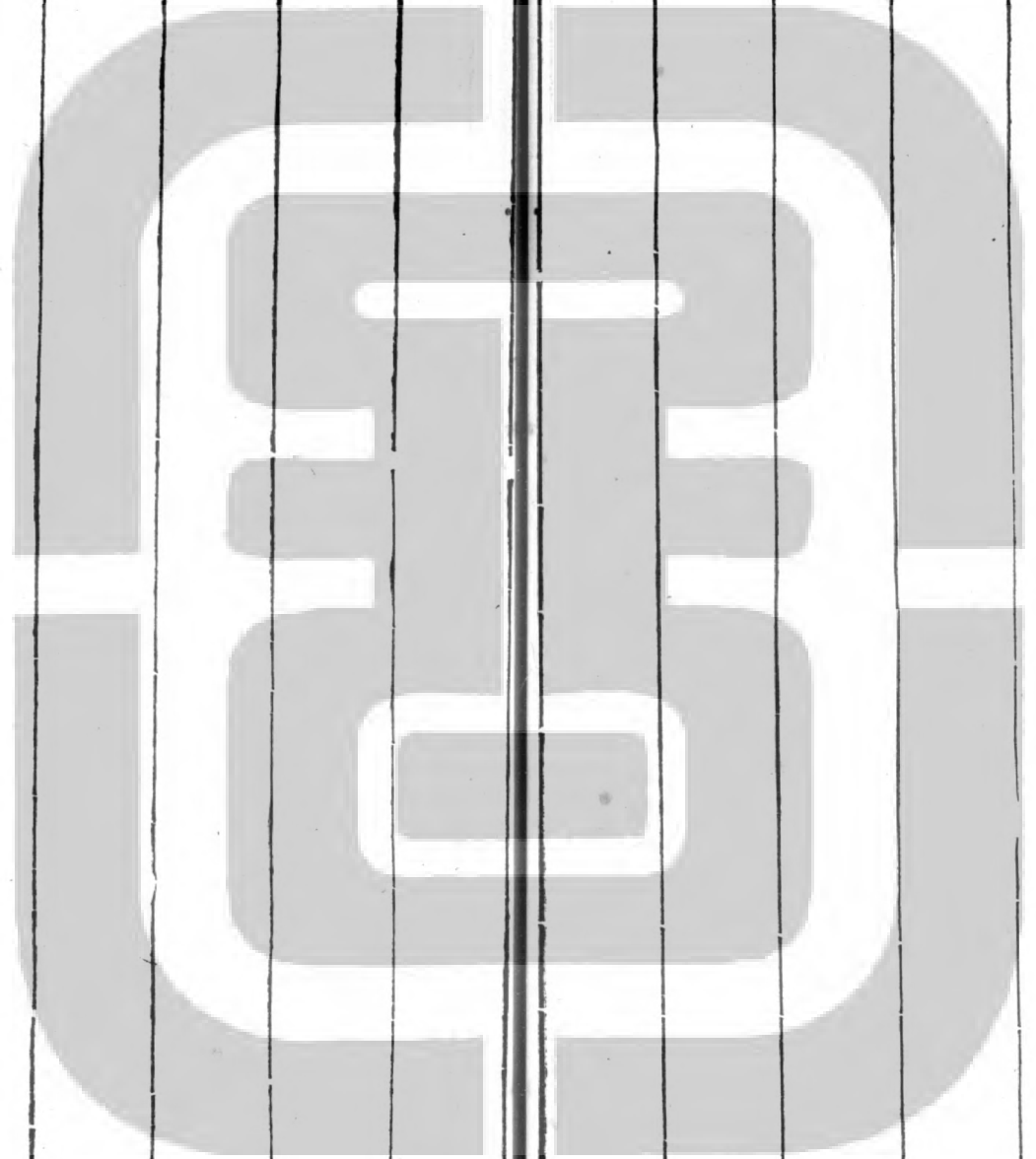


齊相御妻

齊相晏子僕御之妻也號曰命婦晏子將出命婦窺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洋洋甚自得也旣歸其妻曰宜矣子之卑且賤也夫曰何也妻曰晏子長不滿三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吾從門間觀其志氣恂恂自下思念深矣今子身長八尺乃爲之僕御耳然子之意洋洋若自足者妾是以去也其夫謝曰請自改何如妻曰是懷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長也夫躬仁義事明主其名必揚矣且吾聞寧榮於義而賤不虛驕以貴於是其夫乃深自責學道謙遜常若不足晏子恠而問其故具以實對於是晏子賢其能納善自改升諸景公以爲大夫顯其妻以爲命婦君子謂命婦知善故賢人之所以成者其道博矣非特師傅朋友相與切磋也妃匹亦居多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當常嚮爲其善也

汪 曰學莫貴於自下莫病於自足故滿則招損而謙則受益古今論學未有易此者也齊命婦其初不過一僕御人妻耳何言之合道而陰符聖賢論學之旨乎卒成其夫顯名齊國蓋婦人從夫與同尊卑居其尊不居其卑匪命婦一激之力歟彼過而知改

信民之上矣而晏子能引以同升此夫子所稱文子
之可以爲文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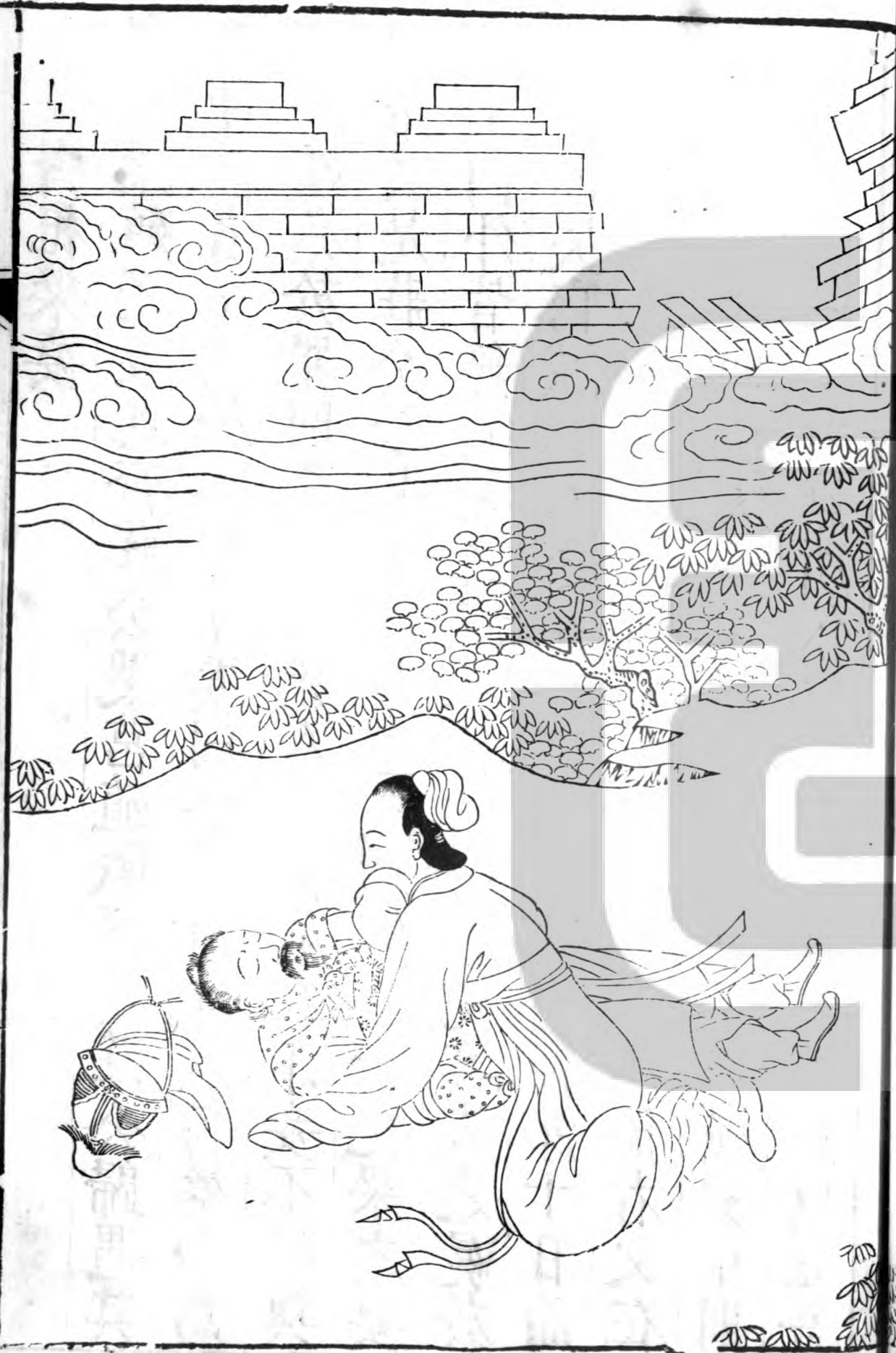
齊田稷母

齊田稷子之母也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貨金百鎰以遺其母母曰子爲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豈脩士大夫之費哉安所得此對曰誠受之于下其母曰吾聞士脩身潔行不爲苟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僞非義之事不計於心非理之利不入於家言行若一情貌相副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言行則可以報君夫爲人臣而事其君猶爲人子而事其父也盡力竭能忠信不欺務在効忠必死奉命廉潔公正故遂而無患今子反是遠忠矣夫爲人臣不忠是爲人子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子起田稷子慙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宣王請就誅焉宣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舍稷子之罪復其相位而以公金賜母君子謂稷母廉而有化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飡兮無功而食祿不爲也况於受金乎

汪 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故事君不忠非孝也田稷之母見及此矣觀其責子之受金也飭以忠孝務在不欺厲以清修無爲苟得信哉廉而有化矣然非稷子之勇於改過不能繼其母之志非齊宣之亟於揚善不能章其母之義嚴母無逆子而明君有

良臣固相待而成也哉

固



齊杞梁妻

齊杞梁殖之妻也齊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使使者吊之於路杞梁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於罪則賤妾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吊於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吾誠外無所倚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詩云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此之謂也

汪 曰杞梁之妻不受郊弔哀聲感而俗化枕屍哭而城崩傷無依以立節投清流而自甘可謂知禮守義者矣然使其通於禮義之大宜以時啓其夫謂夫之一身上係五世之重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致爲臣而弗求仕焉可也卽不得謝亦宜擇事而任之襲莒之役恃大陵小辭於君而弗敢將焉可也夫既無祿而內無所依外無所倚杞梁之鬼不其餒而更爲

立後以繼其絕可也三者不能徒殺身以相從無益
於夫夫之目愈不瞑於地下矣



齊孤逐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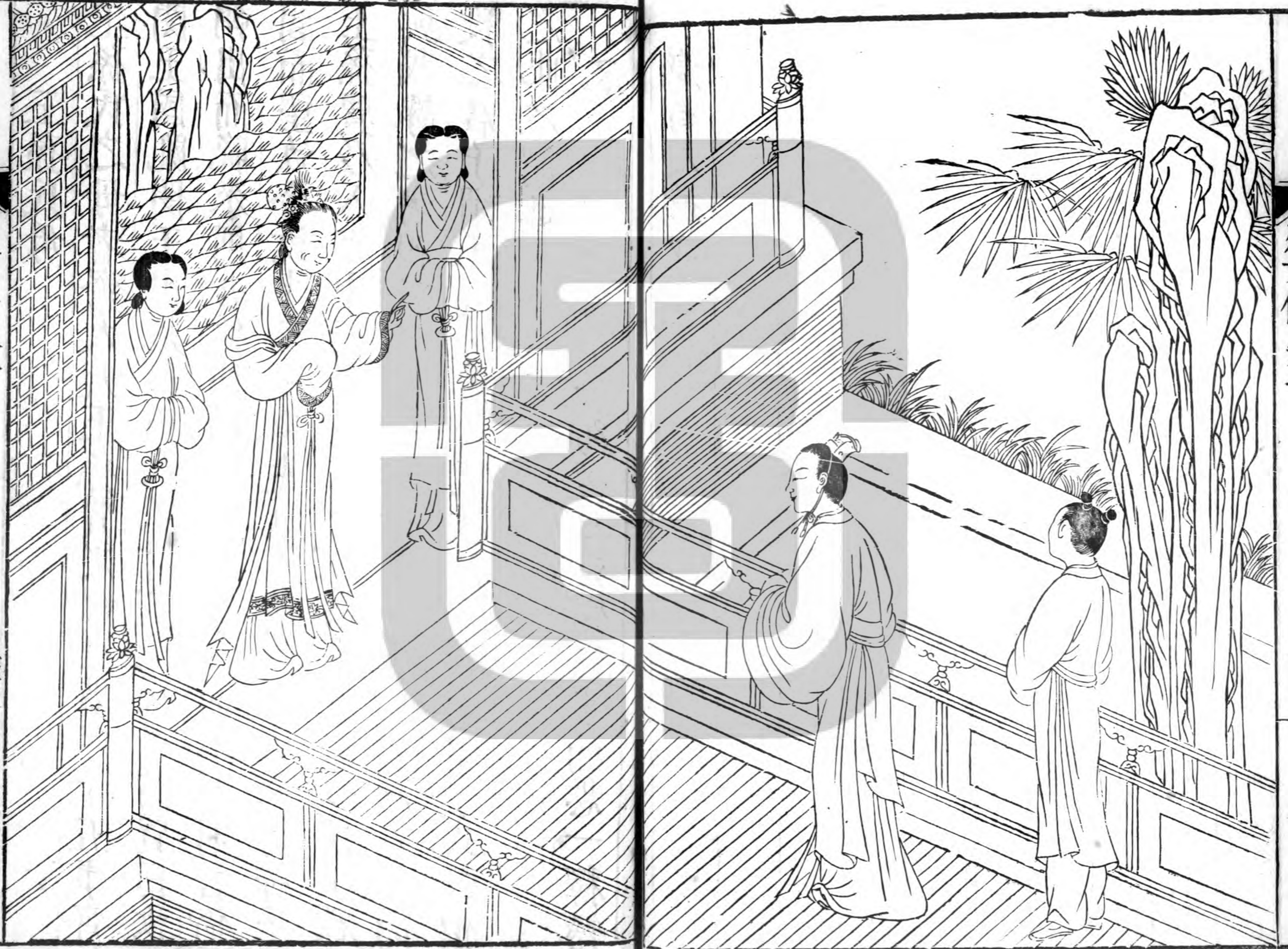
孤逐女者齊卽墨之女齊相之妻也初逐女孤無父母狀甚醜齊相婦死逐女造襄王之門而見謁者曰妾昔三逐於鄉五逐於里孤無父母擯棄於野無所容止願當君王之盛顏盡其愚辭左右復於王王輟食吐哺而起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也五逐於里者少禮也不忠少禮之人王何爲遽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非不聞牛聲也異類故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矣遂見與之語三日始一日曰大王知國之柱乎王曰不知也逐女曰柱相國是也夫柱不正則棟不安棟不安則

榱橑墮則屋幾覆矣王則棟矣庶民榱橑也國家屋也夫屋堅與不堅在乎柱國家安與不安在乎相今大王既有明知而國相不可不審也王曰諾其二日王曰吾國相奚若對曰王之國相比目之魚也外比內比然後能成其事就其功王曰何謂也逐女對曰朋其左右賢其夫妻是外比內比也其三日王曰吾相其可易乎逐女對曰中才也求之未可得也如有過之者何爲不可也今則未有妾聞明王之用人也推一而用之故楚用虞丘子而得孫叔敖燕用郭隗而得樂毅大王誠能厲之則此可用矣王曰吾用之奈何逐女對曰昔者齊桓

公尊九九之人而有道之士歸之越王敬螳螂之怒而勇士死之葉公好龍而龍爲暴下物之所徵固不須頃王曰善遂尊相敬而事之以逐女妻之齊國以治詩云既見君子竝坐鼓瑟此之謂也

汪 曰孤逐女可謂自遂而無忌者矣禮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又云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于梱齊相失偶思滿相宮孰爲之媒自造王門與語三日孰先加幣蚕織是休妄譚公事非外言乎論相短長後先矛盾豈內言乎其不斥於君見收於相徼一時之幸也不可爲訓也雖有才

辯曷足道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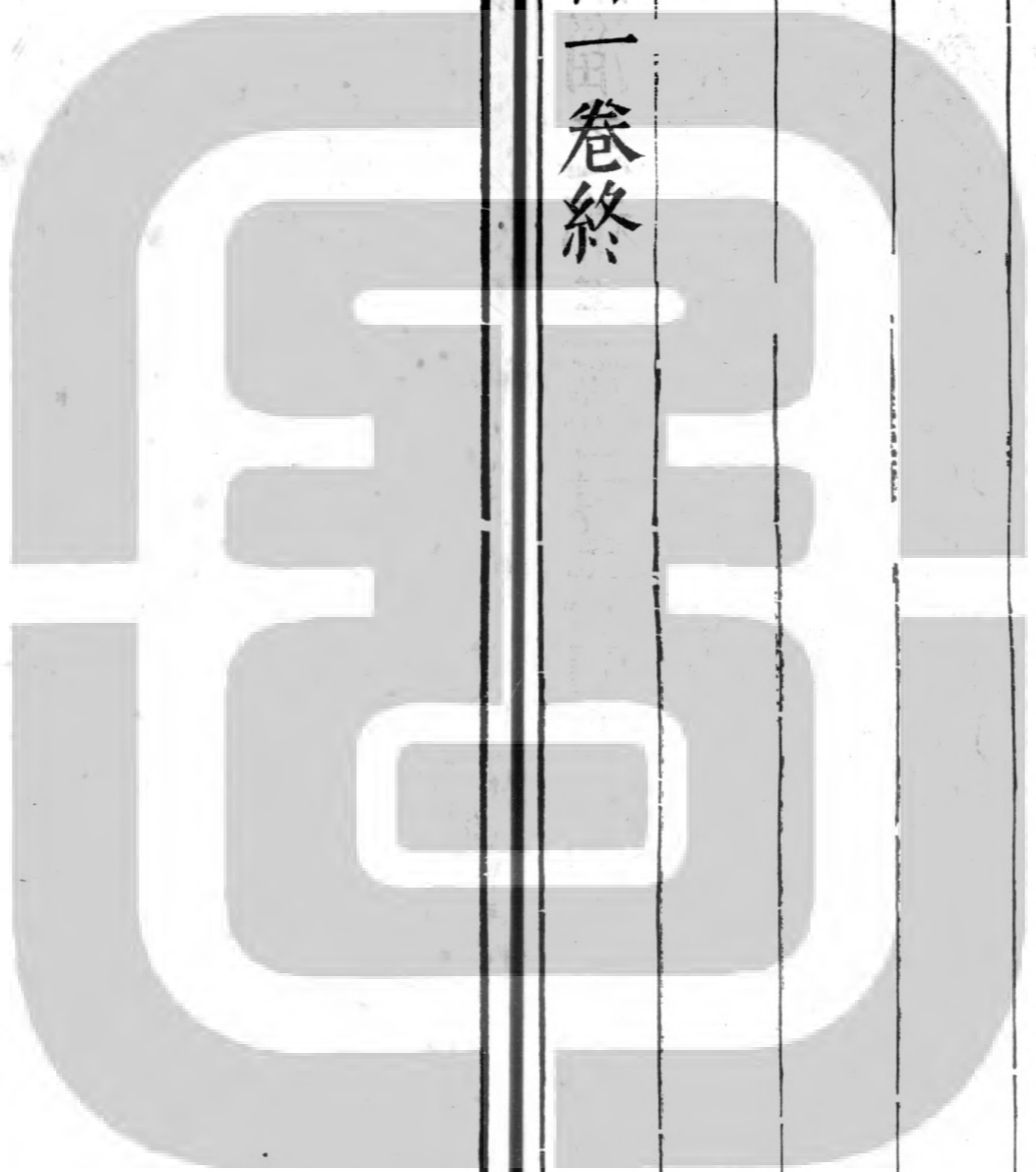
王孫氏母

王孫氏之母者齊大夫王孫賈之母也賈年十五事齊閔王國亂閔王出見弑國人不討賊王孫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汝莫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乎王孫賈乃入市中而令百姓曰淖齒亂齊國弑閔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君子謂王孫母義而能教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汪 曰燕自子噲爲僂日以齊爲事而思一釋憾

於臨淄之都王孫母義而能教誠知齊國禍至之不
久盍日訓厥子勸王以備燕厚鄰交固邊圉脩內治
使無隙之可乘燕卽讐齊安能遽得志於齊哉而未
聞母教之及此何也淖齒救齊而反噬志欲分齊地
耳主辱臣死主死而臣可獨歸乎非王孫母之所望
於子者也激以忠義復君之讐而兵威緣茲稍振齊
之不卽爲燕賴有母耳

列女傳一卷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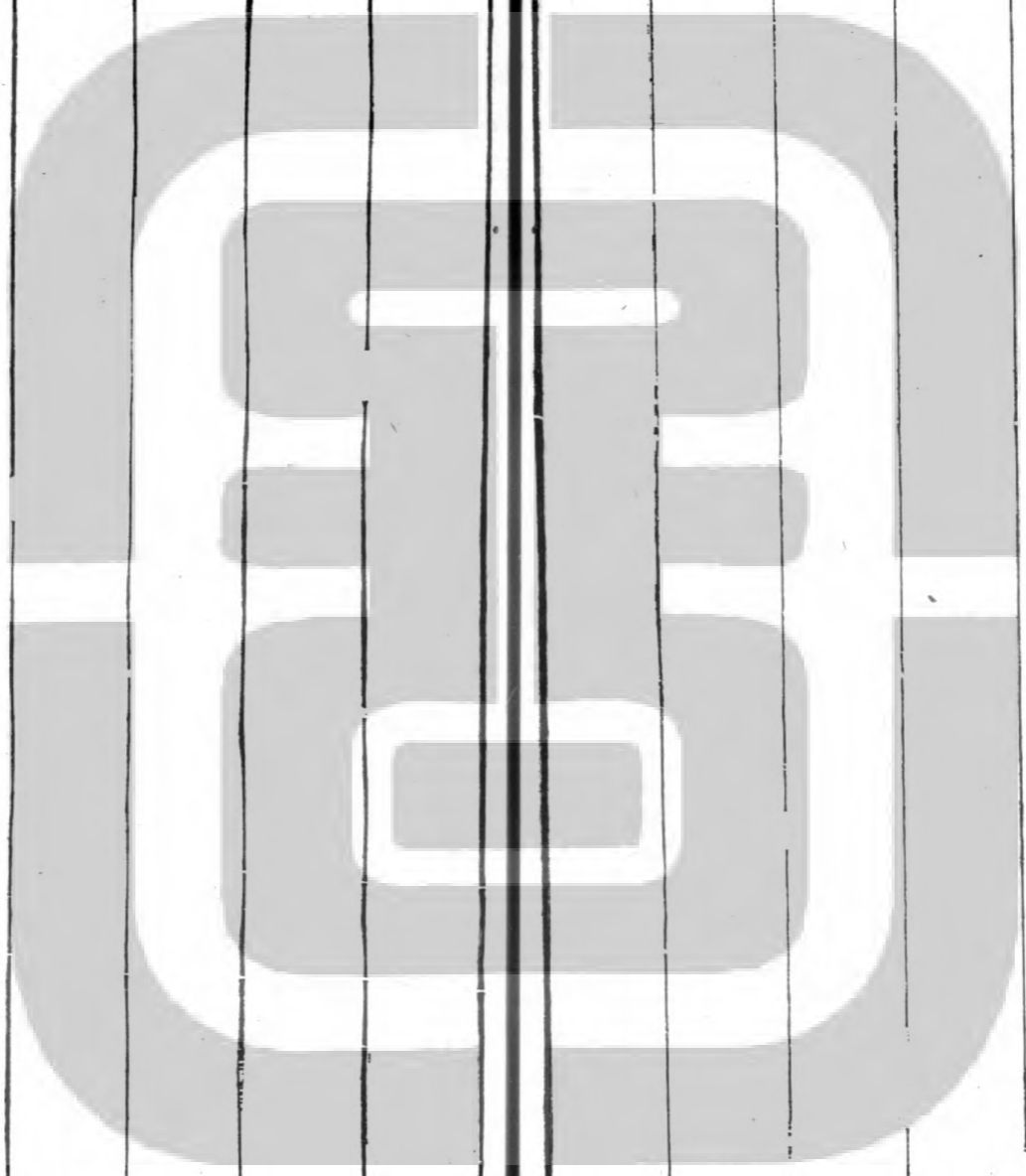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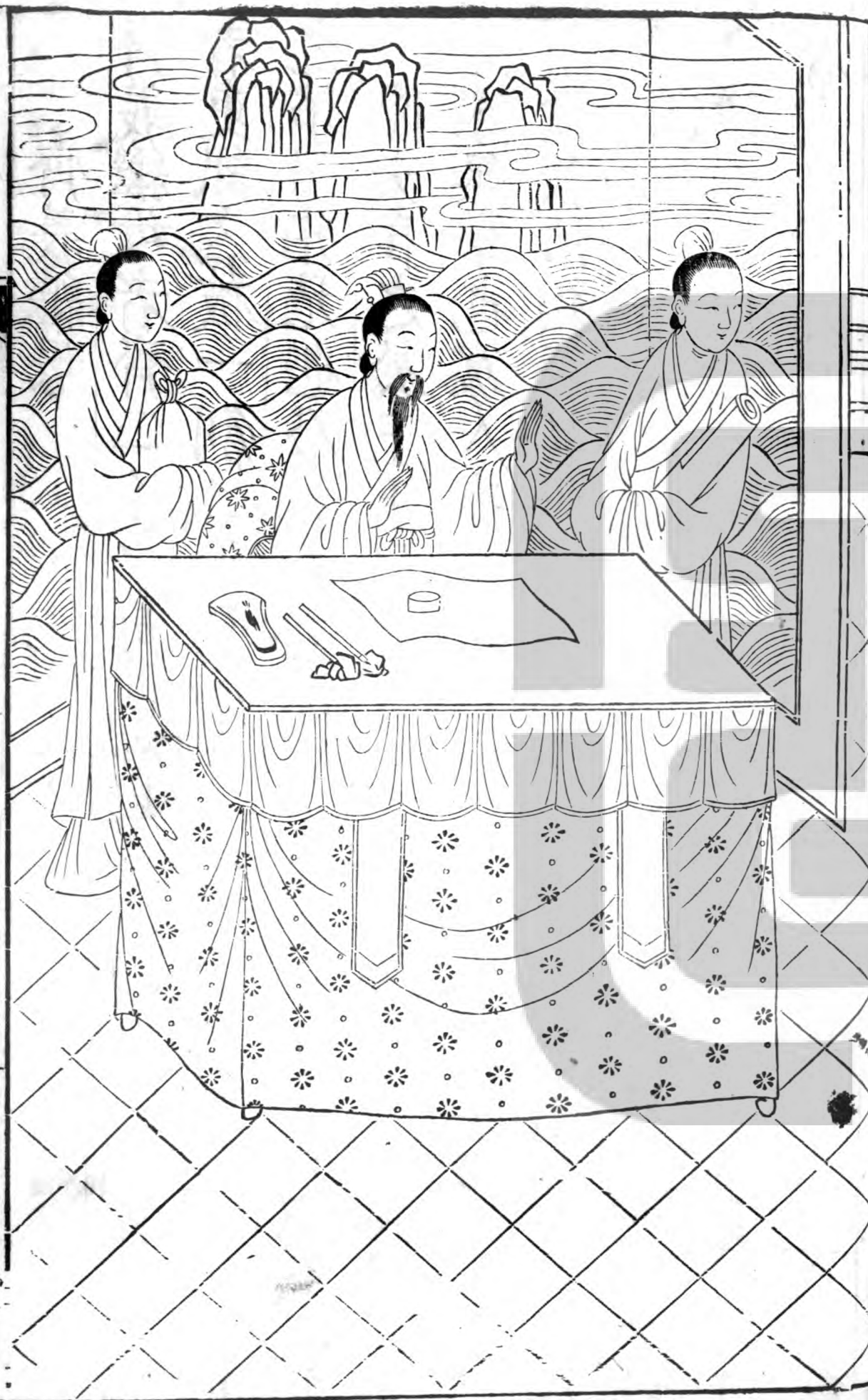
齊管妾媵

妾媵者齊相管仲之妾也甯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爲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妾媵進曰今君不朝五日而有憂色敢問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管仲曰非汝所知也媵曰妾聞之也母老老母賤賤母少少母弱弱管仲曰何謂也昔者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於朝歌市八十爲天子師九十而封於齊由是觀之老可老耶夫伊尹有嬖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

太平由是觀之賤可賤耶畢子生五歲而贊禹由是觀之少可少耶馱馱生七日而超其母由是觀之弱可弱耶於是管仲乃下席而謝曰吾請語子其故昔日公使我迎甯戚甯戚曰浩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已語君矣君不知識耶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浩白水儻儻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仲大悅以報桓公桓公乃脩官府齋戒五日見甯子因以爲佐齊國以治君子謂妾媵爲可與謀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列女傳卷二
汪 曰管子天下才也聞白水之詩不知所謂而
妾媵知之則信匹婦之愚可以與知而聖人有所不
能知也齊桓尊仲父故卒爲盟主仲父不賤妾媵故
果於進賢彼妾婦也辯通爾爾固有出於順從之外
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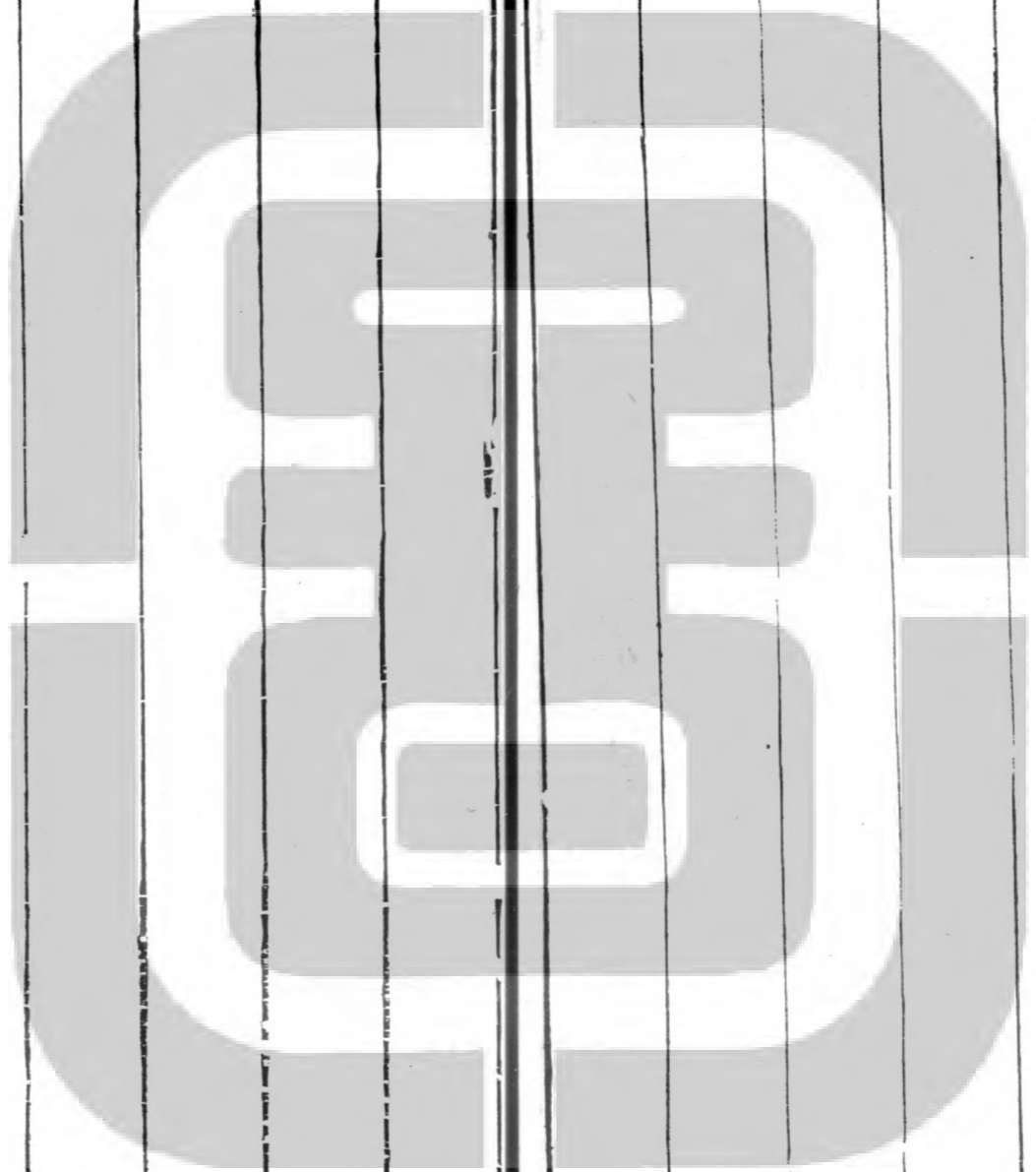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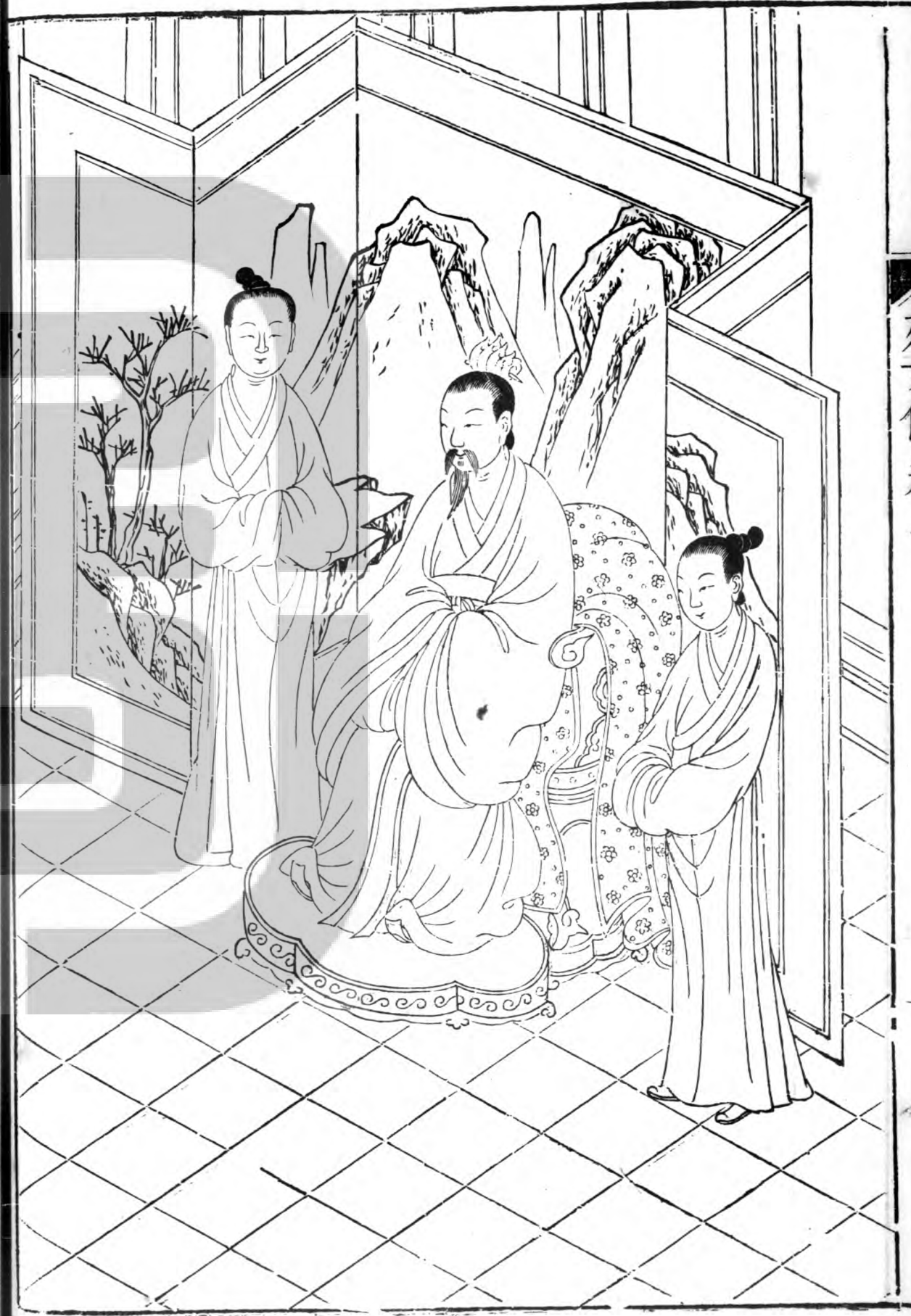
齊義繼母

齊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鬪死於道者吏訊之被一創二子兄弟立其旁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殺之期年吏不能決言之於相相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曰今皆赦之是縱有罪也皆殺之是誅無辜也寡人度其母能知子善惡試問其母聽其所欲殺活相召其母問曰母之子殺人兄弟欲相代死吏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有仁惠故問母何所欲殺活其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受其言因而問之曰夫少子者人之所愛也今欲殺之何也其母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之時屬之於妾曰善養視之妾曰諾今既受人之託許人以諾豈可以忘人之託而不信其諾耶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夫言不約束已諾不分何以居於世哉子雖痛乎獨謂行何泣下沾襟相入言於王王美其義高其行皆赦不殺而尊其母號曰義母君子謂義母信而好義潔而有讓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爲則此之謂也

汪 曰義母之事往矣距今二千餘年讀其辭猶令人歔歔酸鼻况在當時身親見之者乎兄友弟恭

母慈子孝和氣萃於一門丕休哉萬代之標表也彼
齊宜稱好士崇其母之號獨不能顯其子以風乎





齊傷槐女

齊傷槐女者傷槐衍之女也名婧景公有所愛槐使人守之植木懸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衍醉而傷槐景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婧惧乃造於相晏子之門曰賤妾不勝其欲願得備數於下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有淫色乎何爲老而見奔殆有說內之至哉旣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恠哉有深憂進而問焉對曰妾父衍幸得克城郭爲公民見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五穀不滋之故禱祠於名山神水不勝麴蘖之味先犯君令醉至於此罪固當死妾聞明君之蒞國

也不損祿而加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爲六畜傷民人不爲野草傷禾苗昔者宋景公之時大旱三年不雨召太卜而卜之曰當以人祀之景公乃降堂北面稽首曰吾所以請雨者乃爲吾民也今必當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所以然者何也以能順天慈民也今吾君樹槐令犯者死欲以槐之故殺婧之父孤妾之身妾恐傷執政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晏子惕然而悟明日朝謂景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謂之暴崇玩好威嚴令謂之逆刑殺不正謂之賊夫三者守國之大殃也今君

窮民財力以美飲食之具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
暴之大者也崇玩好威嚴令是逆民之明者也犯槐者
刑傷槐者死刑殺不正賊民之深者也公曰寡人敬受
命晏子出景公卽時命罷守槐之役拔植懸之木廢傷
槐之法出犯槐之囚君子曰傷槐女能以辭免詩云是
寃是圖亶其然乎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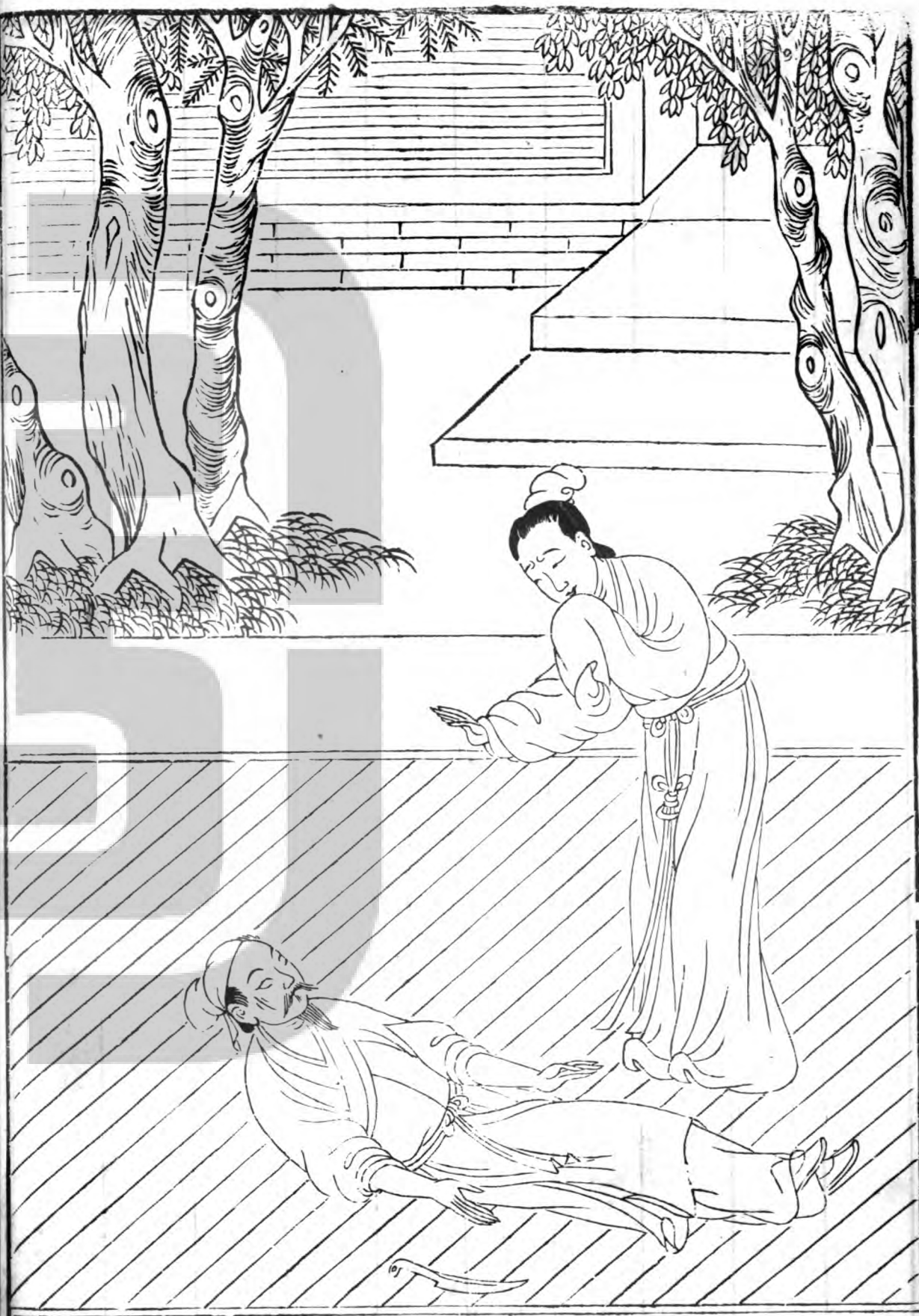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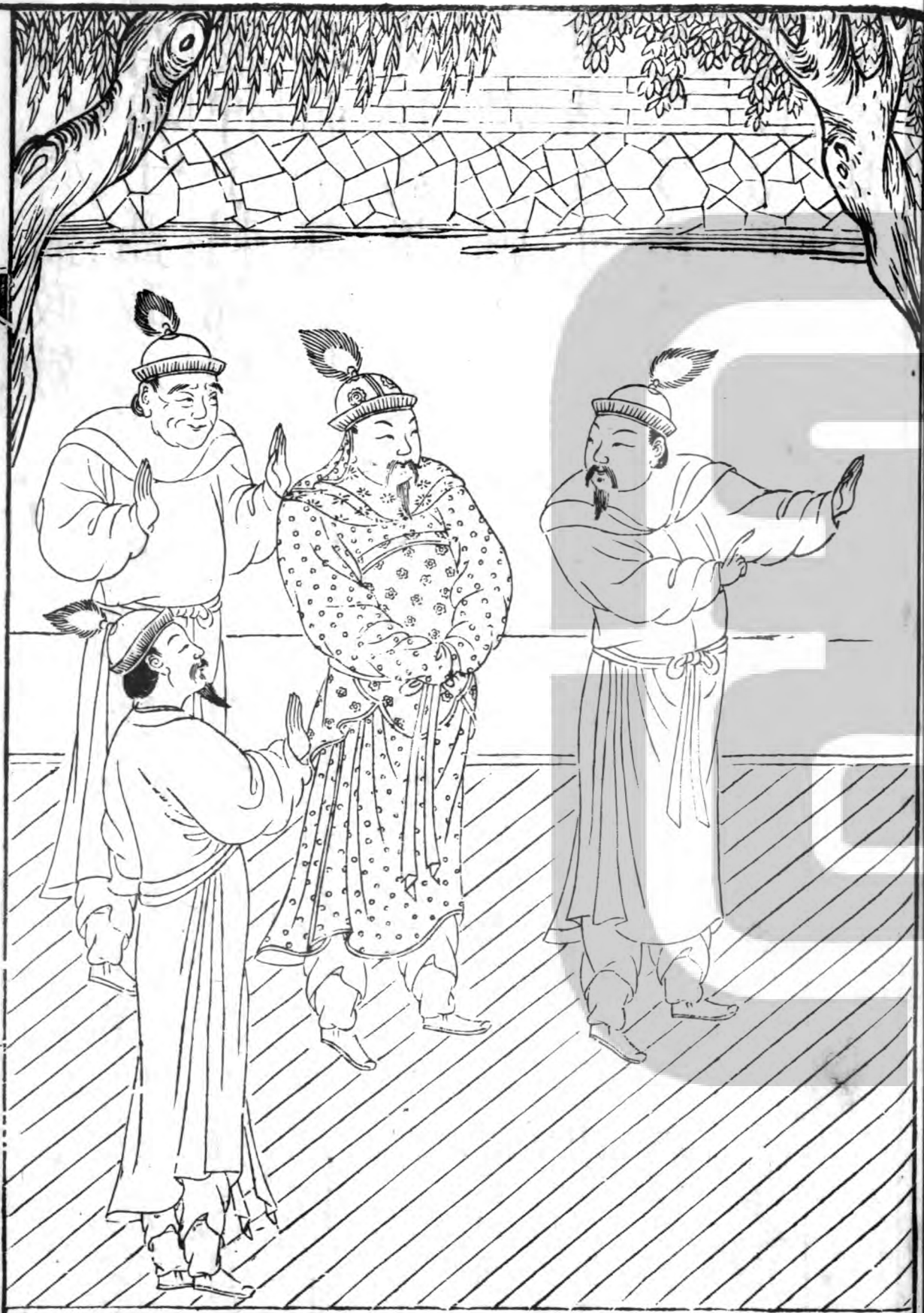
汪 曰昔齊景公有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
解養馬者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爲君數之使
知其罪曰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罪一又殺公之所最
善馬罪二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

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罪三今以屬獄公曰夫子
釋之勿傷吾仁也茲傳所稱事相類而意相符豈晏
感靖之言於今而後卽襲其旨以諷君乎抑靖聞晏
之言於先而茲復暢其說以迎合乎其孰先孰後今
不可知要皆大宝之箴銘也然謂景公之不能從諫
不可而謂景公之不貳過亦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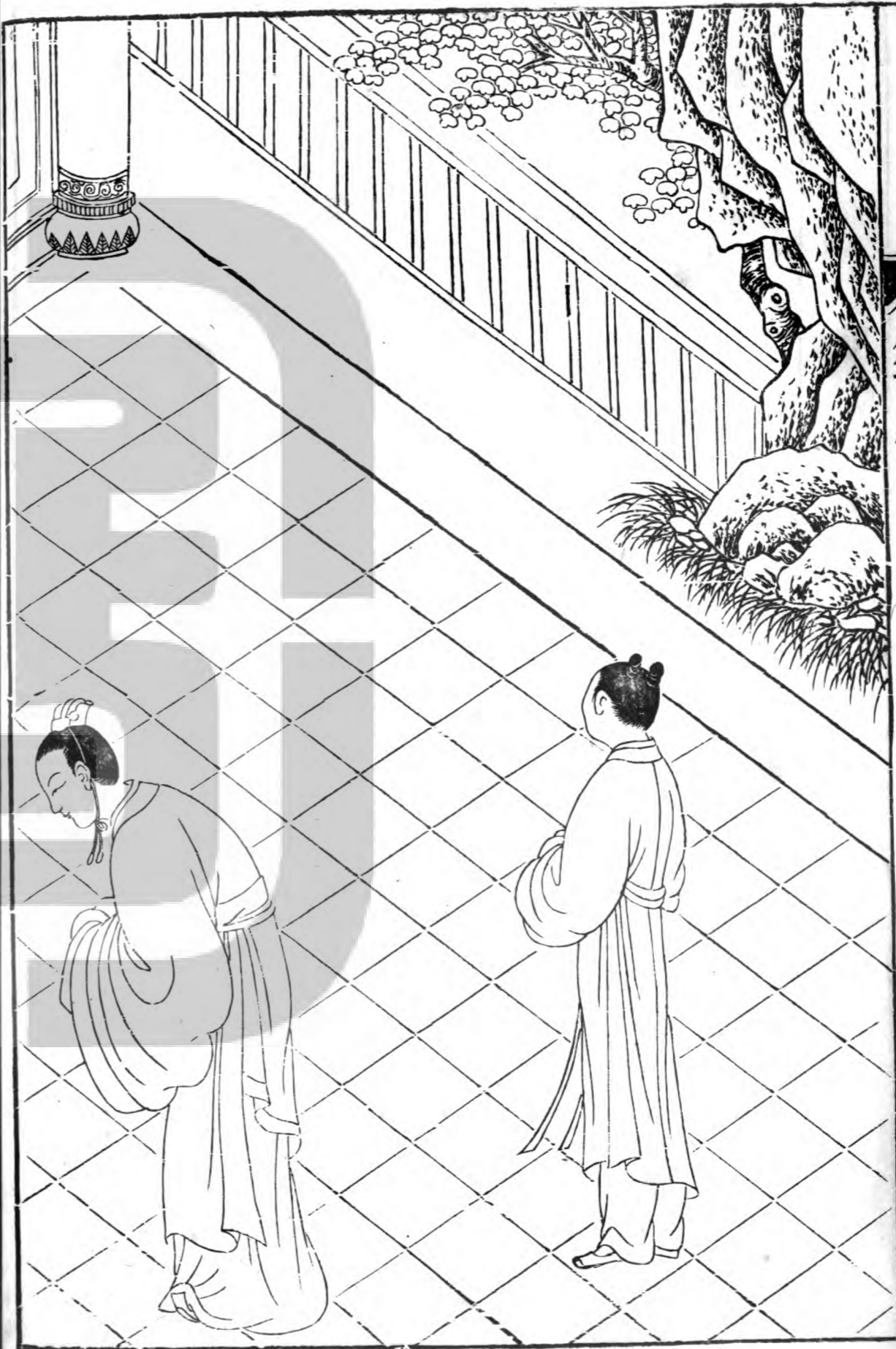
齊女徐吾

齊女徐吾者齊東海上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之屬會燭相從夜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李吾謂其屬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也徐吾曰是何言與妾以貧燭不屬之故起常先息常後灑掃陳席以待來者自與蔽薄坐常處下凡爲貧燭不屬故也夫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爲暗損一人燭不爲明何愛東壁之餘光不使貧妾得蒙見哀之恩長爲妾役之事使諸君常有惠施於妾不亦可乎李吾莫能應遂復與夜終無後言君子曰婦人以辭不見棄於鄰則辭安可以已乎哉



齊聶政姊

齊勇士聶政之姊也聶政母既終獨有姊在及爲濮陽嚴仲子刺韓相俠累所殺者數十人恐禍及姊因自披其面抉其目自屠剔而死韓暴其尸於市購問以千金莫知爲誰姊曰弟至賢愛妾之軀滅吾之弟名非弟意也乃之韓哭聶政尸謂吏曰殺韓相者妾之弟軼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尸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勇乃其姊者烈女也君子謂聶政姊仁而有勇不怯死以滅名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言死可畏之事唯兄弟甚相懷此之謂也



魯季敬姜

魯季敬姜者莒女也號戴已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博達知禮穆伯先死敬姜守養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盼之見其友上堂從後階降而却行奉劔而正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爲成人矣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而結絲紉絕左右顧無可使結之者俯而自申之故能成王道桓公坐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成伯業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所執贄而見於窮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彼二聖一賢者皆伯

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與遊者皆過已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遊者皆爲服役子之不益亦以明矣文伯乃謝罪於是乃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遊處者皆黃耄倪齒也文伯引衽攘捲而親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君子謂敬姜備於教化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文伯相魯敬姜謂之曰吾語汝治國之要盡在經矣夫幅者所以正曲枉也不可彊故幅可以爲將畫者所以均不均服不服也故畫可以爲正物者所以治蕪與莫也故物可以爲都大夫持交而不失出入不絕者捆也捆可以爲

大行人也推而往引而來者綜也綜可以爲開內之師
主多少之數者均也均可以爲內史服重任行遠道正
直而固者軸也軸可以爲相舒而無窮者摘也摘可以
爲三公文伯再拜受教文伯退朝朝敬姜敬姜方績文
伯日以歎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其以歎爲不
能事主乎敬姜歎曰魯其亡乎使吾子備官而未之聞
邪居吾語汝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
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
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
民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組織地

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使師尹維旅牧宣敬民事
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
禘郊之粢盛而後卽安諸侯朝脩天子之業令晝考其
國夕省其典刑夜警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卽安卿大夫
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卽
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肄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
後卽安自庶人已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
織玄統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縵卿之內子爲大帶命
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
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効績否則有辟古之制也

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
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
業况有怠惰其何以辟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
人爾今也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
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記之季氏之婦不淫矣詩曰婦
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爲公事者也休之非
禮也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堵父爲客羞鼈焉小堵
父怒相延食鼈堵父辭曰將使鼈長而食之遂出敬姜
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人何
有而使夫人怒遂逐文伯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君子

謂敬姜爲慎微詩曰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樂言尊賓
也文伯卒敬姜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
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
祀先祀者請毋瘠色毋揮涕毋陷膺毋憂容有降服毋
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
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矣欲明其子之令德詩曰君
子有穀貽厥孫子此之謂也敬姜之處喪也朝哭穆伯
莫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
私上下有章敬姜嘗如季氏康子在朝與之言不應從
之及寢門不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

聞命母乃罪耶敬姜對曰子不聞耶天子及諸侯合民
事於內朝自卿大夫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
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職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
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
也康子嘗至敬姜闢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閭祭悼子康
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讌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
仲尼謂敬姜別於男女之禮矣詩曰女也不爽此之謂
也



齊魯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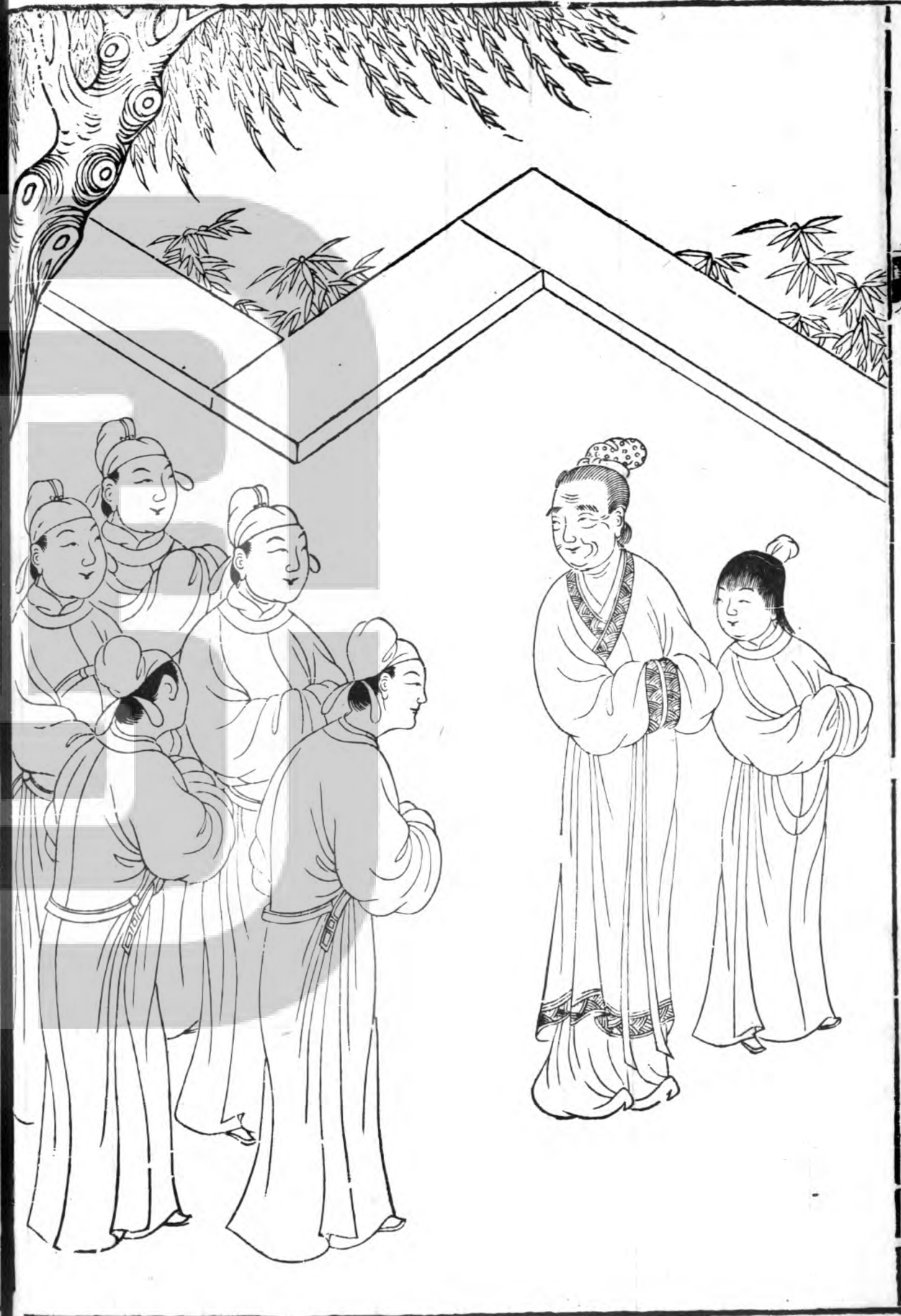
魯臧孫母

臧孫母者魯大夫臧文仲之母也文仲將爲魯使至齊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窮人以威魯國不容子矣而使子之齊凡奸將作必於變動害子者其於斯發事乎汝其戒之魯與齊通壁壁鄰之國也魯之寵臣多怨汝者又皆通於齊高子國子是必使齊圖魯而拘汝留之難乎其免也汝必施恩布惠而後出以求助焉於是文仲託於三家厚士大夫而後之齊齊果拘之而興兵欲襲魯文仲微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乃謬其辭曰歛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

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公及大夫相與議之莫能知之人有言臧孫母者世家子也君何不試召而問焉於是召而語之曰吾使臧子之齊今持書來云爾何也臧孫母泣下襟曰吾子拘有木治矣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歛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外萌內之於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趣饗戰鬪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有母是善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係於獄矣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飢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

治矣於是臧孫母之言軍於境上齊方發兵將以襲魯聞兵在境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君子謂臧孫母識微見遠詩云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此之謂也

汪 曰臧文仲於魯爲勲庸而稽其行事君子多置弗滿縱逆祀非禮作虛器祀爰居非智下展禽則蔽賢蓋有爽德蓋不止刻而無恩如其母之所責云者母氏聖善見遠識微智先二女不愧世家子矣一解謬辭止兵未發與義姑姊同功猗歟休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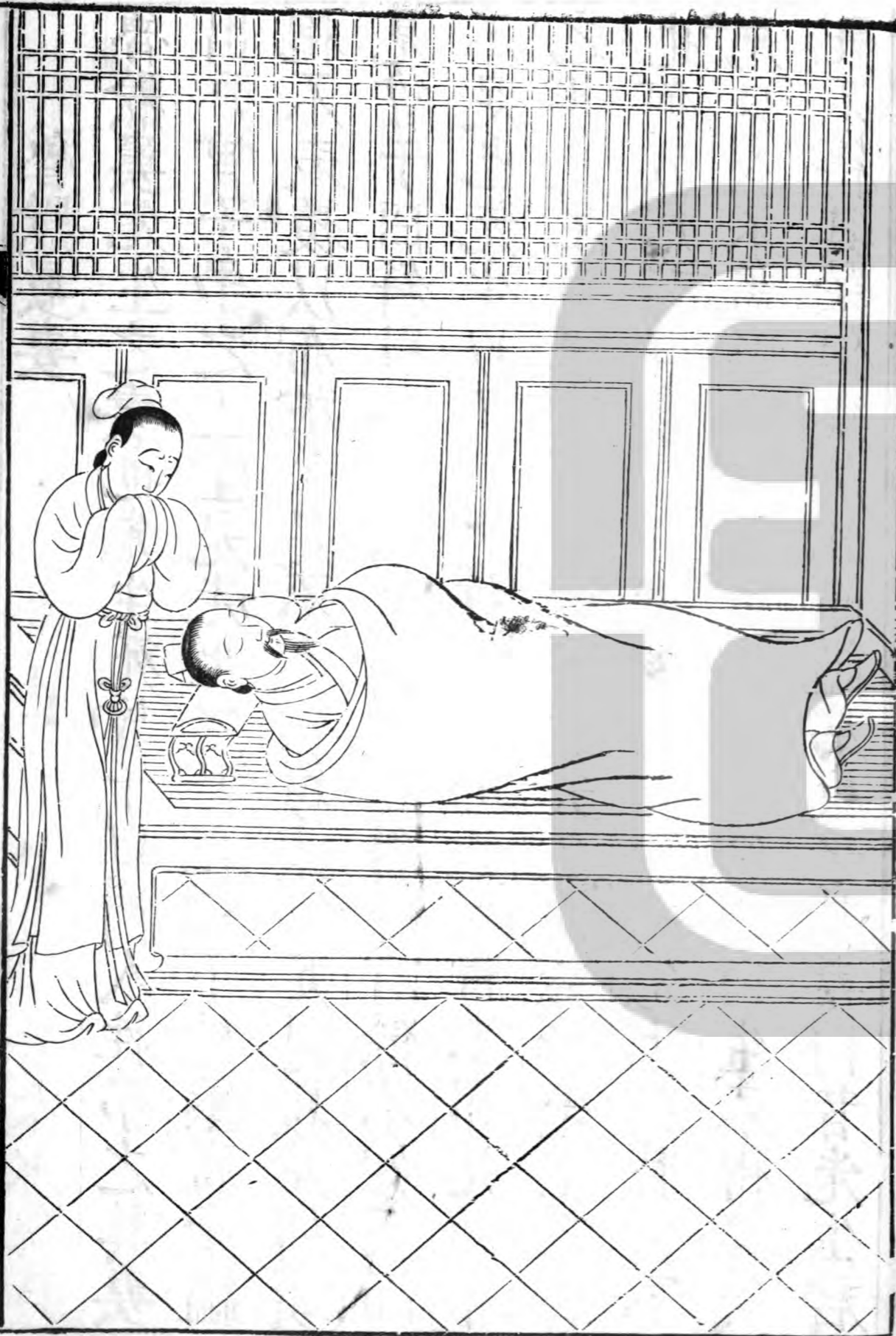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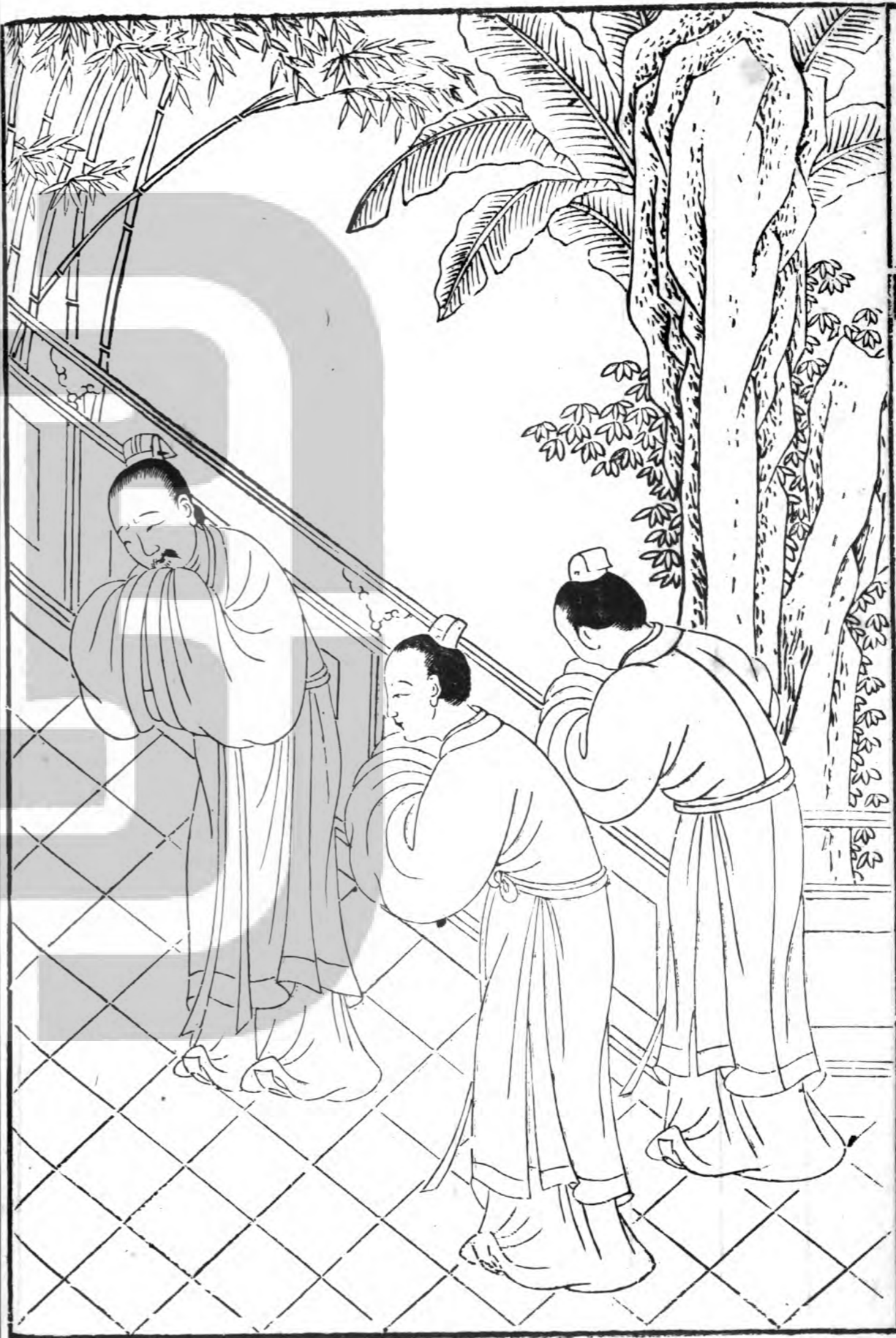
魯之母師

母師者魯九子之寡母也臘日休作者歲祀禮事畢悉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家多幼稚歲時禮不理吾從汝謁往監之諸子皆頓首許諾又召諸婦曰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專制之行少繫父母長繫於夫老繫於子今諸子許我歸視私家雖踰正禮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其慎房戶之守吾夕而返於是使少子僕歸辨家事天陰還失早至閭外而止夕而入魯大夫從臺上見而恠之使人間視其居處禮節甚脩家事甚理使者還以狀對於是大夫召母而問之曰一日從北方來至閭而止良久夕乃入吾不知其故甚恠之是以問也母對曰妾不幸早失夫獨與九子居臘月禮畢事間從諸子謁歸視私家與諸婦孺子期夕而返妾恐其酺醲醉飽人情所有也妾返大早故止閭外期盡而入大夫美之言於穆公賜母尊號曰母師使明訓夫人夫人諸姬皆師之君子謂母師能以身教夫禮婦人未嫁則以父母爲天旣嫁則以夫爲天其喪父母則降服一等無二天之義也詩云出宿于濟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注 日易云在中饋無攸遂言婦人有三從之道

無所敢自遂也魯之母師深辨乎此而飭躬砥節以
自繫束於子循典禮近人情其見嘉美於魯之大夫
也宜哉蓋至於君尊之夫人諸姬皆師之迨今而母
師之名耿耿如昨風之所垂遠矣彼七子之母其視
母師不啻培塿之與方壺也以稱聖善不亦愈乎

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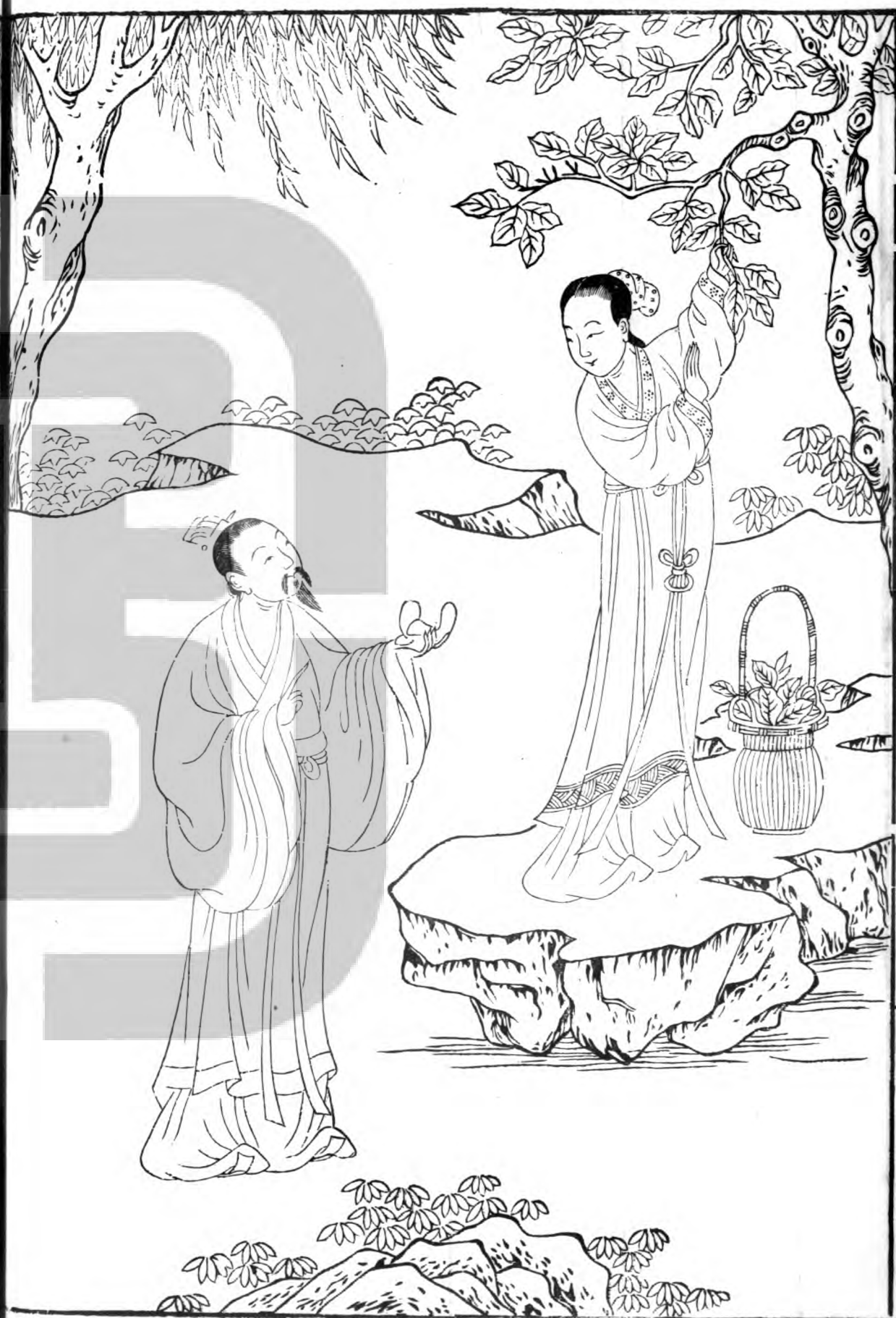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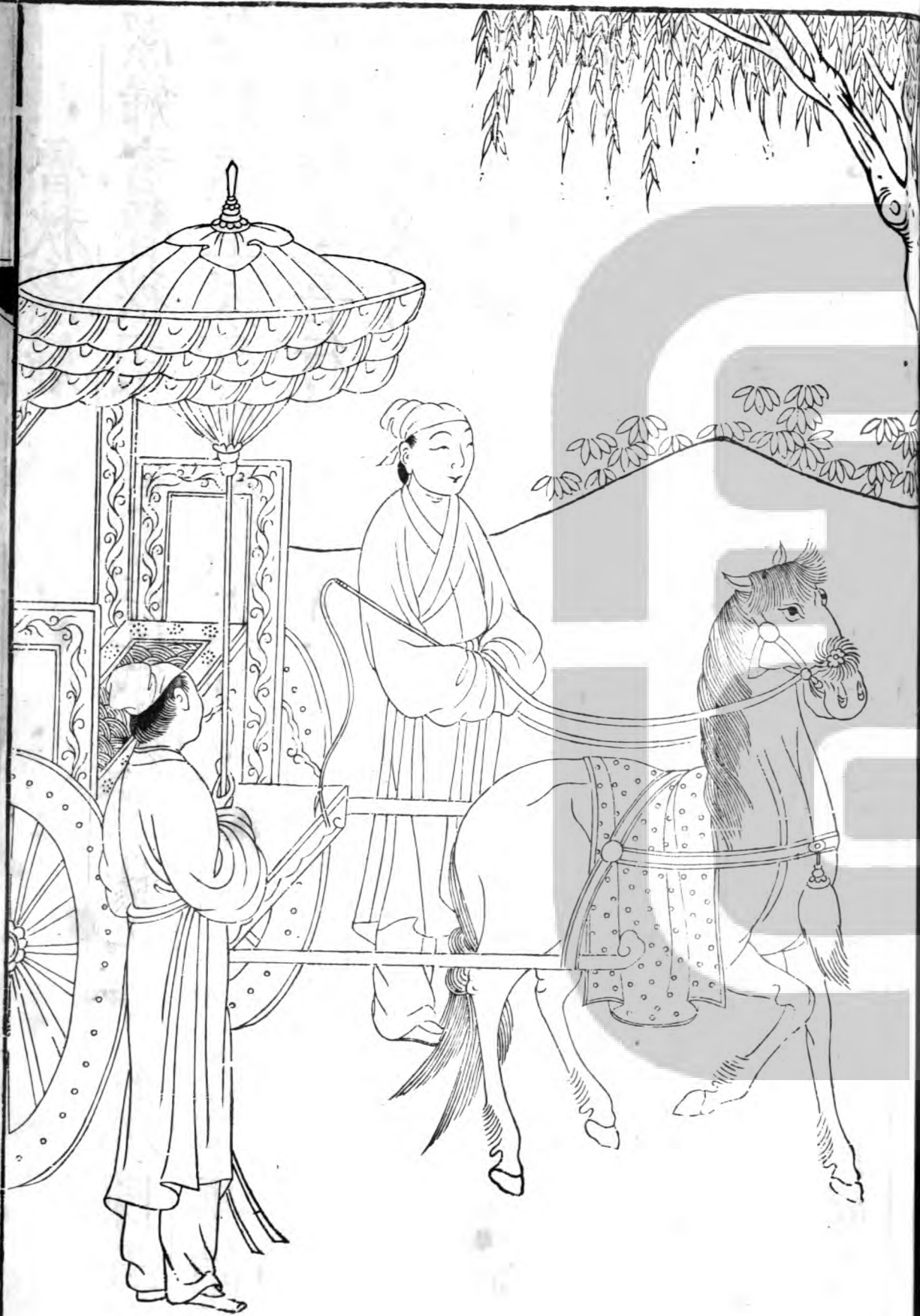
魯黔婁妻

魯黔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擊席橐緼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克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

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其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爲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君子謂黔婁妻爲樂貧行道詩曰彼美淑姬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汪 曰曾子易簣數語豈有感於斯耶其不慊於晉楚數言亦豈有得於斯耶何其言之符也吾謂黔婁之妻不當於女子中求之卽古見道君子未易遠過斯傳也能知其夫而議謚之當此其淺者也釋其

辭有發先聖賢所未發者千載而後若陶處士猶景
慕而亟稱焉至自立傳表其爲若人之儔何一婦媪
光其夫而垂休之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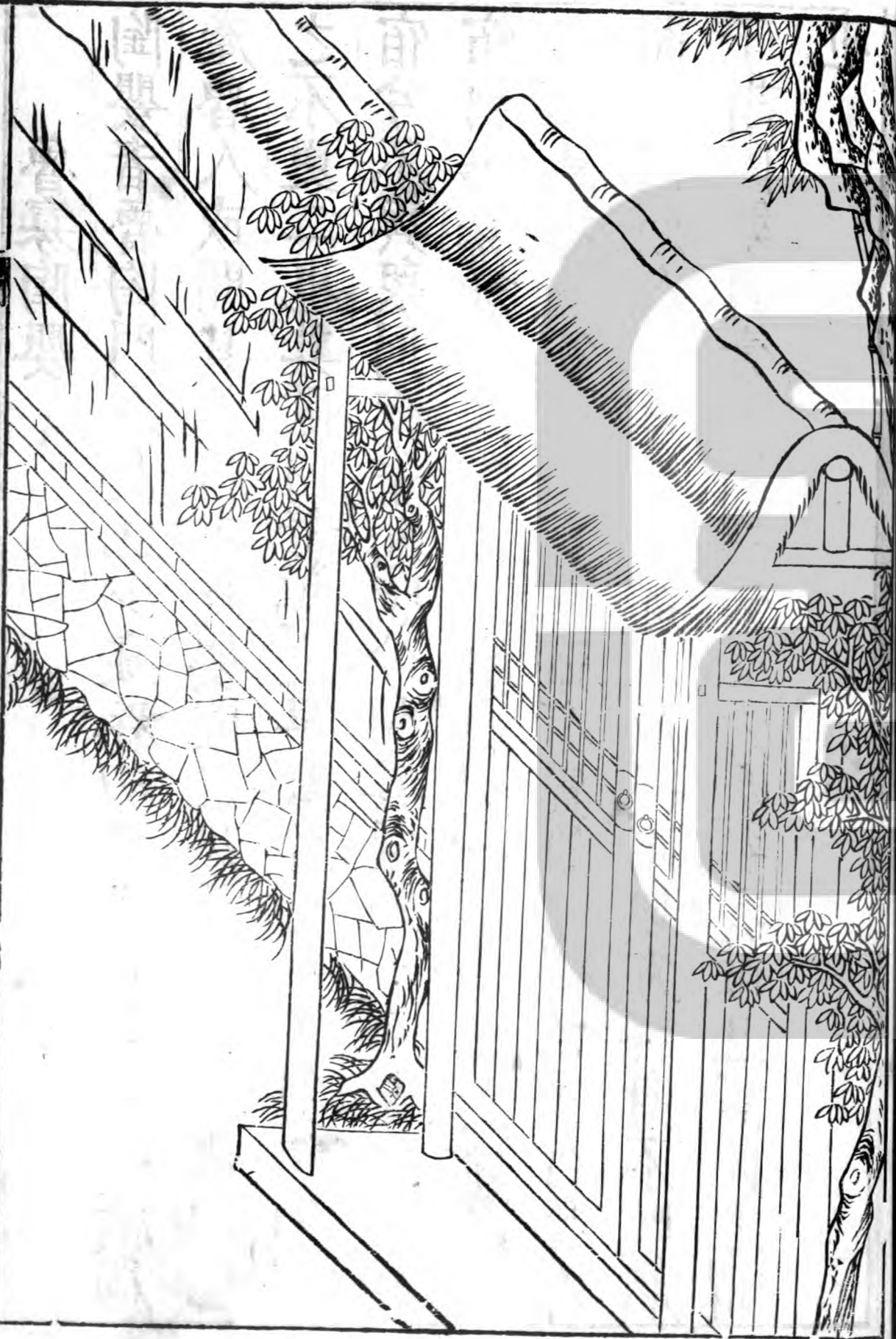


魯秋潔婦

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既納之五日去而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旁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若曝採桑吾行道遠願託桑蔭下餐下齋休焉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力作紡績織紝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吾不願金所願卿無有外意妾亦無淫泆之志收子之齋與筭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使人喚婦至乃嚮採桑者也秋胡子慙婦曰子束髮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忻悅馳驟揚塵疾至

今也乃悅路旁婦人下子之糧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泆是污行也污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孝義並亡必不遂矣妾不忍見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而東走投河而死君子曰潔婦精於善夫不孝莫大於不愛其親而愛其人秋胡子有之矣君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秋胡子婦之謂也詩云惟是褊心是以爲刺此之謂也汪曰孔子云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君子所爲達不離道而獲遂於人間世也魯秋胡子忘母不孝污行不義孝義並亡潔婦誠

料其不遂矣不遂之人豈願以爲夫乎斯言也有合
於聖人之指見金夫而飭躬勤蠶桑而供事覩不遂
而奚忍望東河而自沉嗚呼烈矣



魯寡陶嬰

陶嬰者魯陶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績爲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已之不更二也其歌曰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鵠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况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魯人聞之曰斯人不可得已遂不敢復求嬰寡終身不改君子謂陶嬰貞壹而思詩云心之憂矣我歌且誣此之謂也

汪 曰婦人之義從一而終卽無子可依堅志者尚當不毀其節况以是藐諸孤撫之有成足爲身後之望夫死猶有不死者存紡績自勞可以制欲可以聊生雖有賢豪義不更一此陶嬰所爲託黃鵠以見志也此魯人所爲聞斯歌而不敢復求也世之朝燕暮秦儋人之爵而不死人之難受人之託而不終人之事何匹夫婦之不若也乎



魯漆室女

漆室女者魯漆室邑之女也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
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旁人聞之莫不爲之慘者其隣
人婦從之遊謂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耶吾爲子求偶
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爲有知今無識也吾豈爲不
嫁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笑曰此乃魯
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不然非子所知也昔
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
食葵鄰人女奔隨人亡其家債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
溺流而死今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

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愚愚僞日起夫魯國有患者君臣
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
子乃曰婦人無與者何哉鄰婦謝曰子之所慮非妾所
及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魯連有寇男子戰鬪婦人轉
輸不得休息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
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汪

曰昔有嫠婦不恤其緯而憂宗國之隕漆室

女之類也魯當是時公儀休爲相子柳子思爲臣國
有君子未覩其亂顧以魯君之老太子之幼誠見其
有亂萌楚亡猿而林木禍城門火而池魚殃勢所必

至則漆室女信爲遠慮匪過計也以一女子而尚懷
宗國之憂於此見魯憂國者之衆然在位者莫之省
憂而貽一女子之憂於此見魯謀國者之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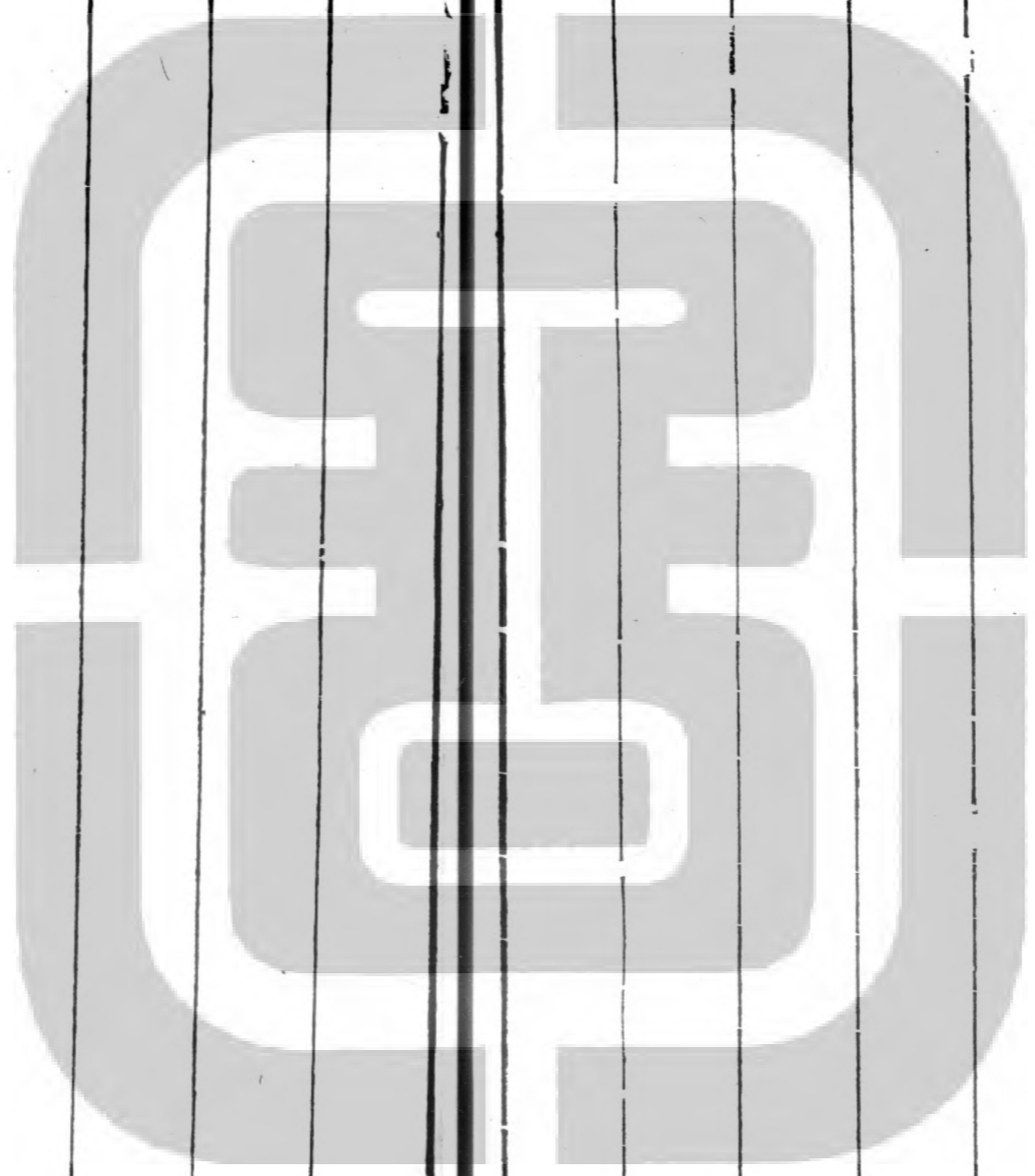


宋鮑女宗

女宗者宋鮑蘇之妻也養姑甚謹鮑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養姑愈敬因往來者請問其夫賂遺外妻甚厚女宗奴謂曰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奴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一醮不改夫死不嫁執麻臬治絲蠶織紵組紃以供衣服以事夫室澈漠酒醴羞饋食以事舅姑以專一爲貞以善從爲順豈以專夫室之愛爲善哉若其以淫佚爲心而扼夫室之好吾未知其善也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誠士也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有七見去夫無一去義七去之道妬正爲首淫僻竊盜長舌驕侮無子惡病皆在其後吾奴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爲見棄之行將安所用此遂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之表其間號曰女宗君子謂女宗謙而知禮詩云令儀令色小心翼翼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此之謂也

汪 曰女宗之言善矣其二云婦事蚕織羞饋食以專一爲貞以順從爲正而不以專夫之愛爲善匪明夫分義深識禮意安能爲是言且謂其夫士也禮宜有二妻而七去之條妬正爲首是何其待人之恕而律已之嚴乎善欲其歸於夫則過欲其歸已一言一

行模壺範閨號稱女宗譽不虛矣宋公表厥宅里彰
善而樹之聲識所以風民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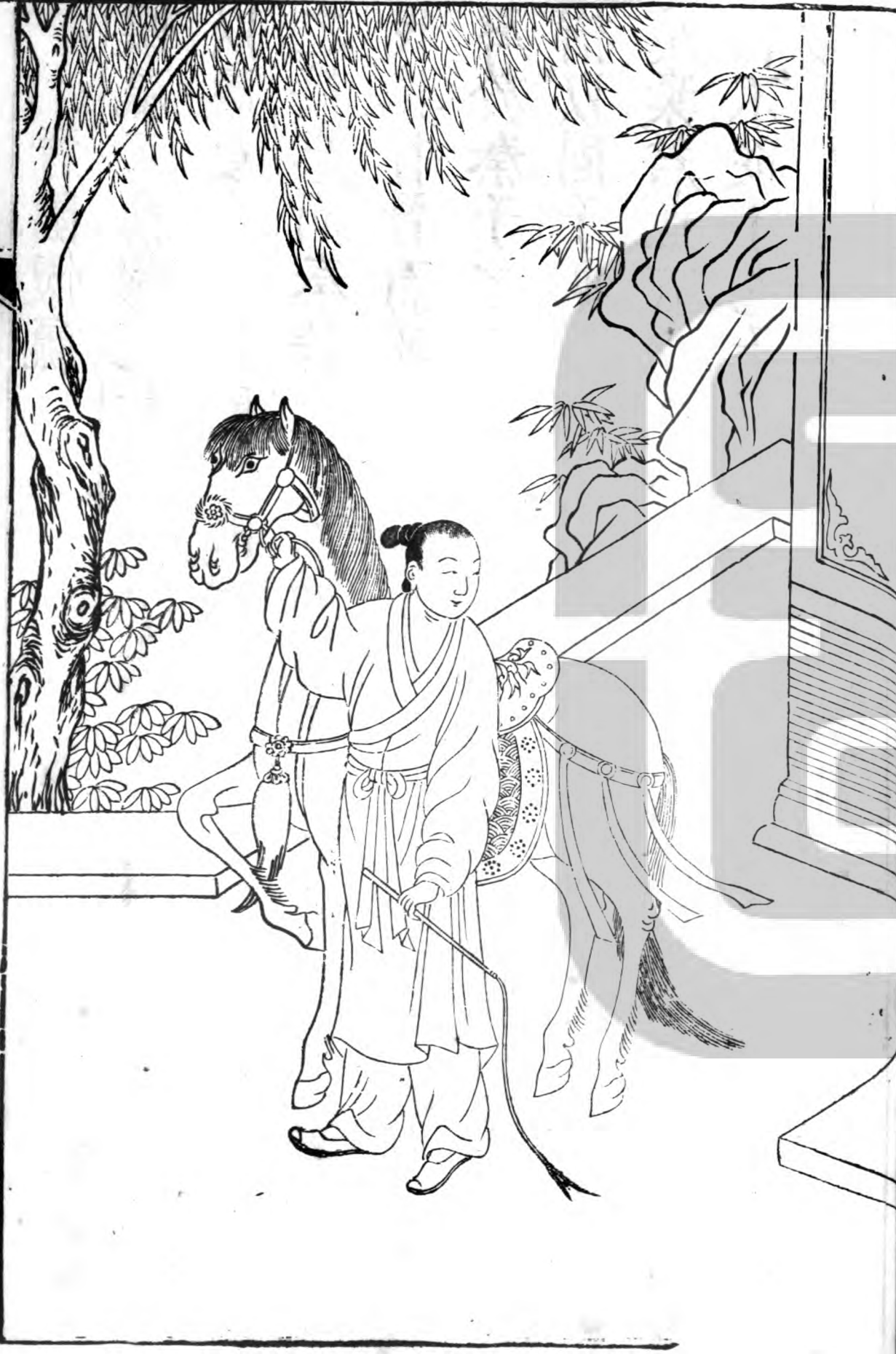
晉文齊姜

齊姜齊桓公之宗女晉文公之夫人也初文公父獻公納驪姬譖殺太子申生文公號公子重耳與舅犯奔狄適齊齊桓公以宗女妻之遇之甚美有馬二十乘將死於齊曰人生安樂而已誰知其他子犯知文公之安齊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妾告姜氏姜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聞者吾已除之矣公子必從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自子去晉晉無寧歲天未亡晉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必死於此矣姜曰不可周詩曰

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猶恐無及况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亂不長世公子必有晉公子不聽姜與舅犯謀醉載之以行酒醒公子以戈逐舅犯曰若事有濟則可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豈有饜哉遂行過曹宋鄭楚而入秦秦穆公乃以兵內之於晉晉人殺懷公而立公子重耳是爲文公迎齊姜以爲夫人遂伯天下爲諸侯盟主君子謂齊姜潔而不瀆能育君子於善詩云彼美孟姜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汪 曰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在有晉國者必重耳也乃重耳方以懷安敗名欲死於齊徂二十乘而

不顧夫千乘向微姜與子犯之謀則齊廷有贅壻而
中夏無盟主晉之亂亡寧有已時哉惟姜之賢不戀
目前之歡而爲永世之慮此重耳之霸業赫然代齊
桓而興也



晉圍懷嬴

懷嬴者秦穆之女晉惠公太子之妃也圍質於秦穆公以嬴妻之六年圍將逃歸謂嬴氏曰吾去國數年子父之接忘而秦晉之友不加親也夫鳥飛反鄉狐死首丘我其首晉而死子其與我行乎嬴氏對曰子晉太子也辱於秦子之欲去不亦宜乎雖然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今吾不足以結子是吾不肖也從子而歸是棄君也言子之謀是負妻之義也三者無一可行雖吾不從子也子行矣吾不敢泄言亦不敢從也子圍遂逃歸君子謂懷嬴善處夫婦之間

汪 曰辰嬴夙事公子圍晉文姪婦也晉文入秦秦伯歸女五人辰嬴與焉晉文識之甘以此自累而瀆亂聚麀乃辰嬴恬不知恥奉匱沃盥卑我以求一中公子歡其於圍也不啻弁髦棄之矣孰云善處夫婦之間乎乃犹忘其班之卑也行之賤也而欲以其子求爲晉後亦足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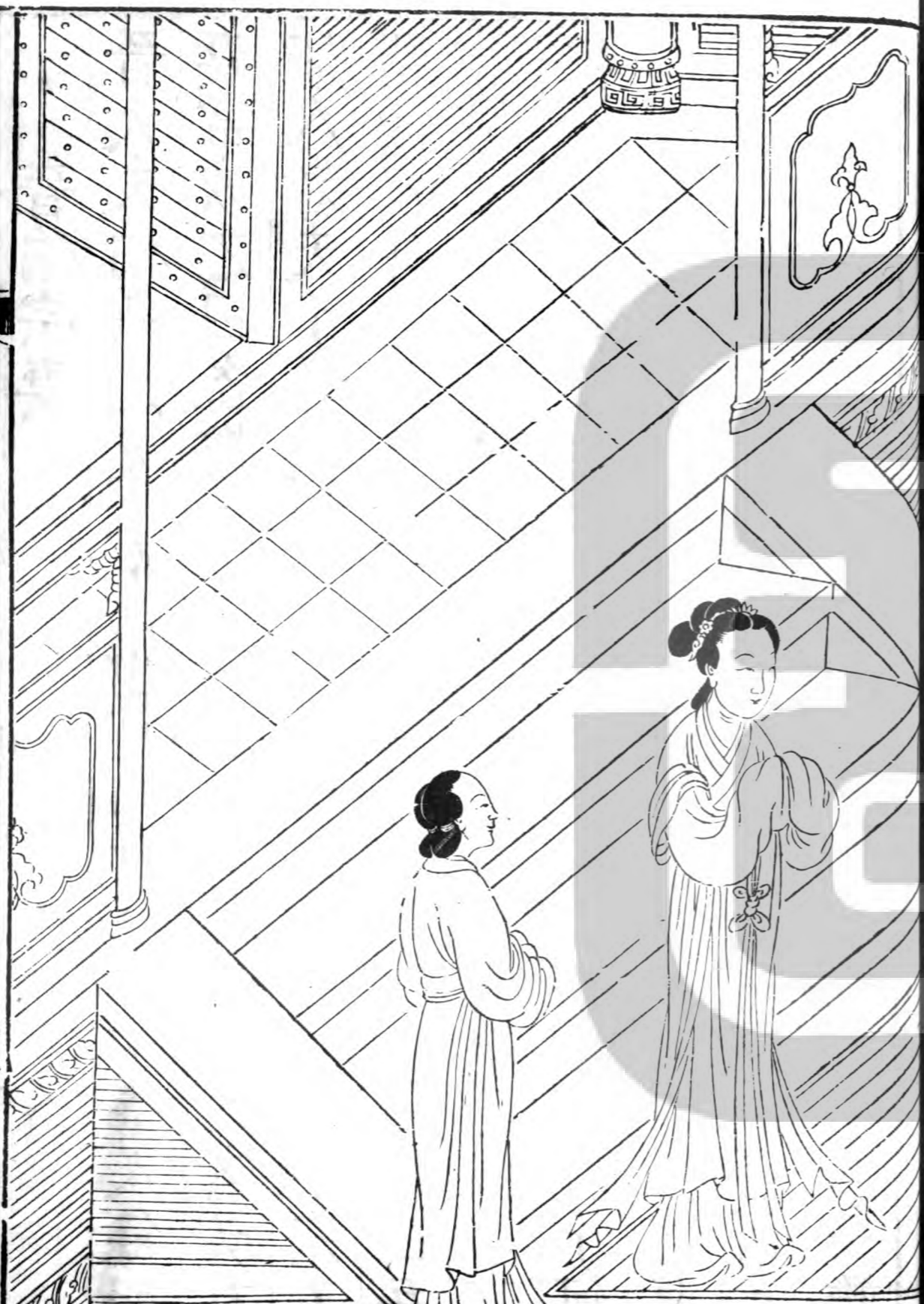


晉趙衰妻

晉趙衰妻者晉文公之女也號趙姬初文公爲公子時與趙衰奔狄狄人入其二女叔隗季隗於公子公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及返國文公以其女趙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迎盾與其母而納之趙衰辭而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忘舊舍義好新而媢故無恩與人勤於隘厄富貴而不顧無禮君棄此三者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待執巾櫛詩不云乎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與人同寒苦雖有小過猶與之同死而不去况於安新忘舊乎又曰讌爾新婚不我屑以蓋傷之也君其迎之無以新廢舊趙衰許諾乃逆叔隗與盾來姬以盾爲賢請立爲嫡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婦姬親下之及盾爲正卿思趙姬之讓恩請以姬之中子屏括爲公族大夫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何以至此成公許之屏括遂以其族爲公族大夫君子謂趙姬恭而有讓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趙姬之謂也

汪 曰子餘之勲晉廷之柱礎也旣納叔隗生子盾矣與人同患難安樂而棄之義乎不義乎倘曰卿宜有三妻而緣是得狗君之欲則君之女固非可下

人者與其不敢逆而辭於後孰若辭昏於先以成夫
婦父子之義向非趙姬之賢恭而有讓則十九年辛
勤老婦不免飲恨以就木而宣孟雖忠安能以狄人
自致身於晉室青雲之上乎公族大夫之舉報難其
稱矣



晉伯宗妻

晉大夫伯宗之妻也伯宗賢而好以直辨凌人每朝其妻常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愛其上有愛好人者必有憎妬人者夫子好直言枉者惡之禍必及身矣伯宗不聽朝而以喜色歸其妻曰子貌有喜色何也伯宗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妻曰實穀不華至言不飾今陽子華而不實言而無謀是以禍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欲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其妻曰諾於是爲大會與諸大夫飲既飲而問妻曰何若對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之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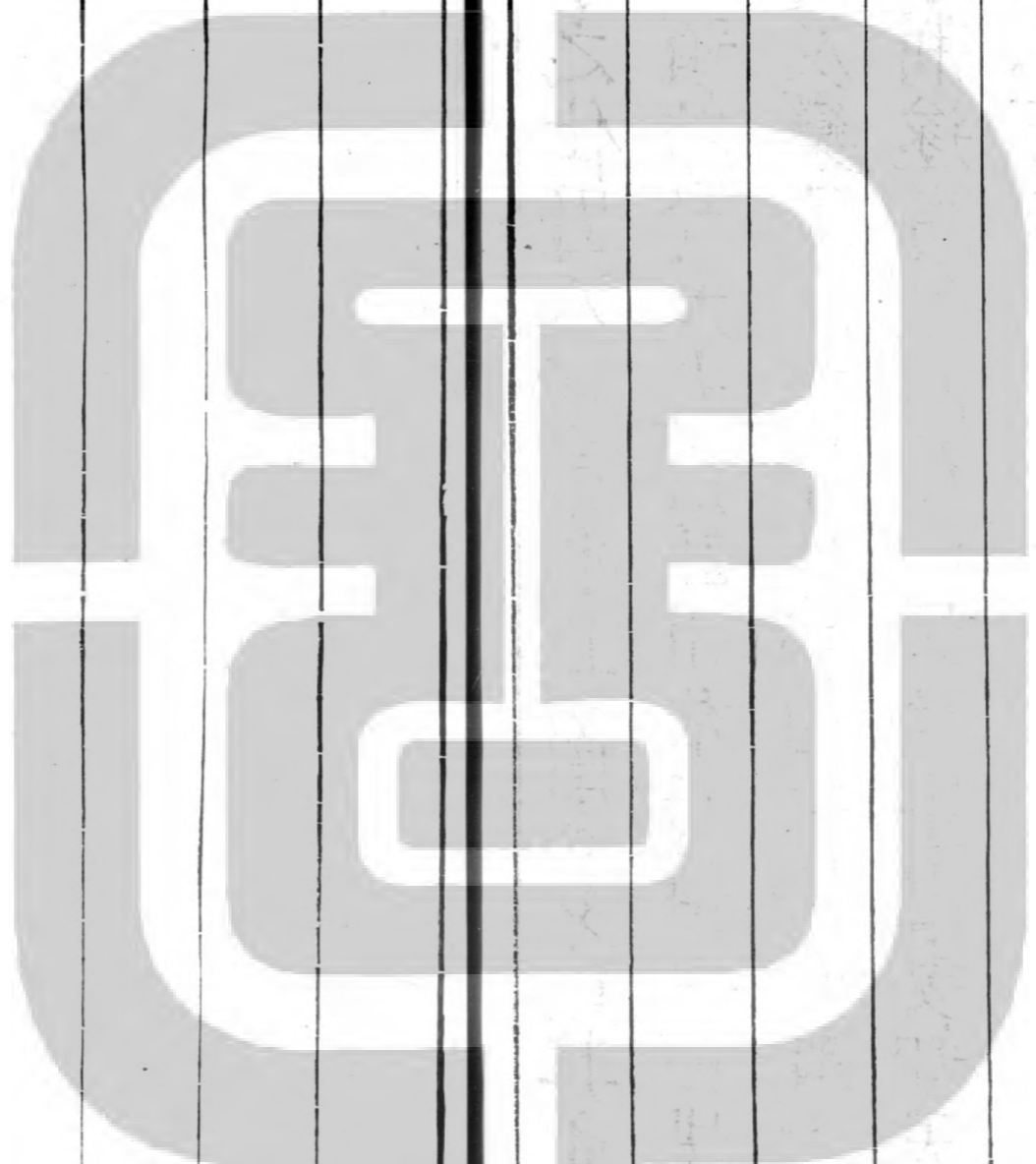
及子子之仕固不可易也且國家多貳其危可立待也子何不預結賢大夫以託州犁焉伯宗曰諾乃得畢羊而交之及欒不忌之難卻害伯宗譖而殺之畢羊乃送州犁于荆遂得免焉君子謂伯宗之妻知天道詩云多將焯焯不可救藥伯宗此之謂也

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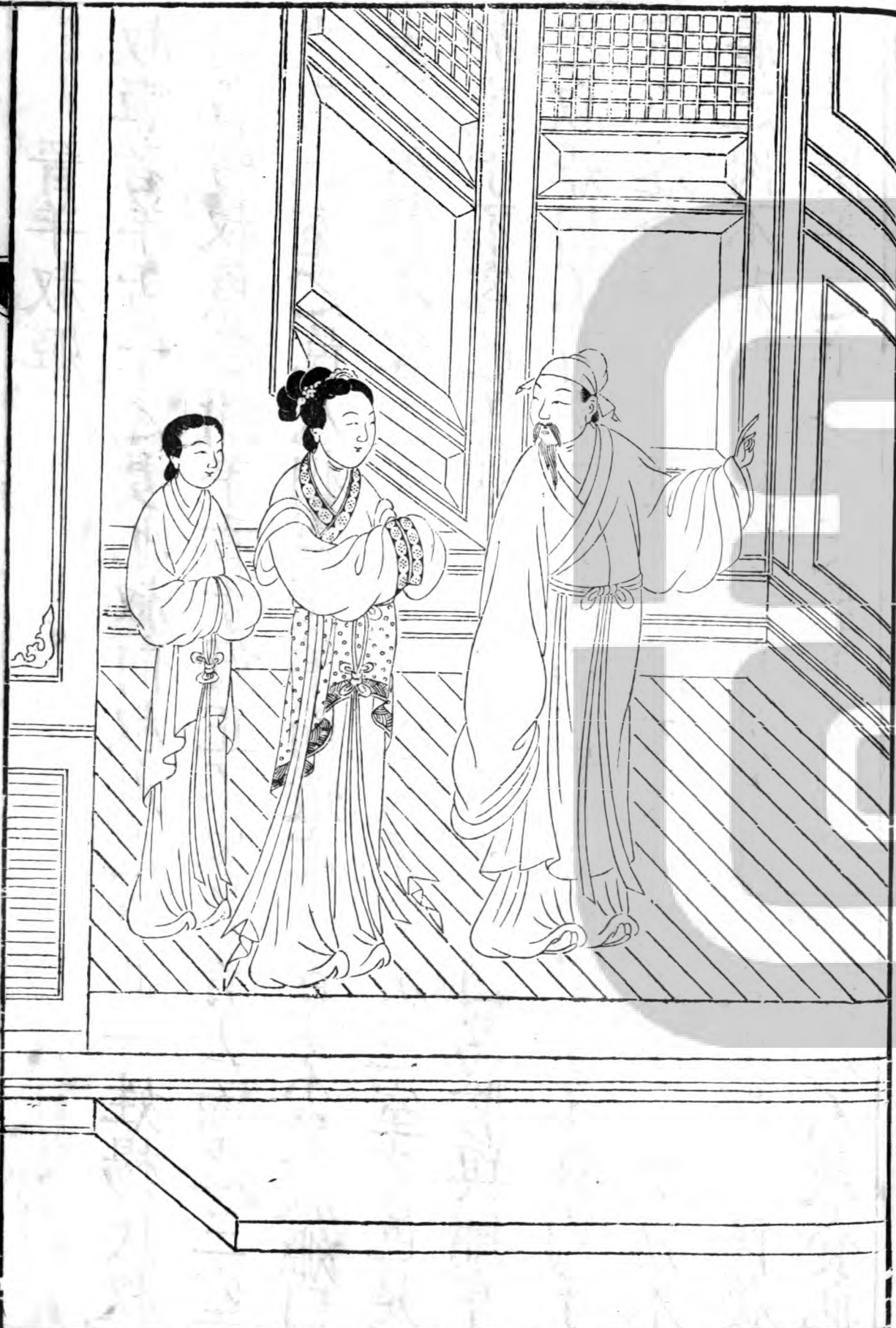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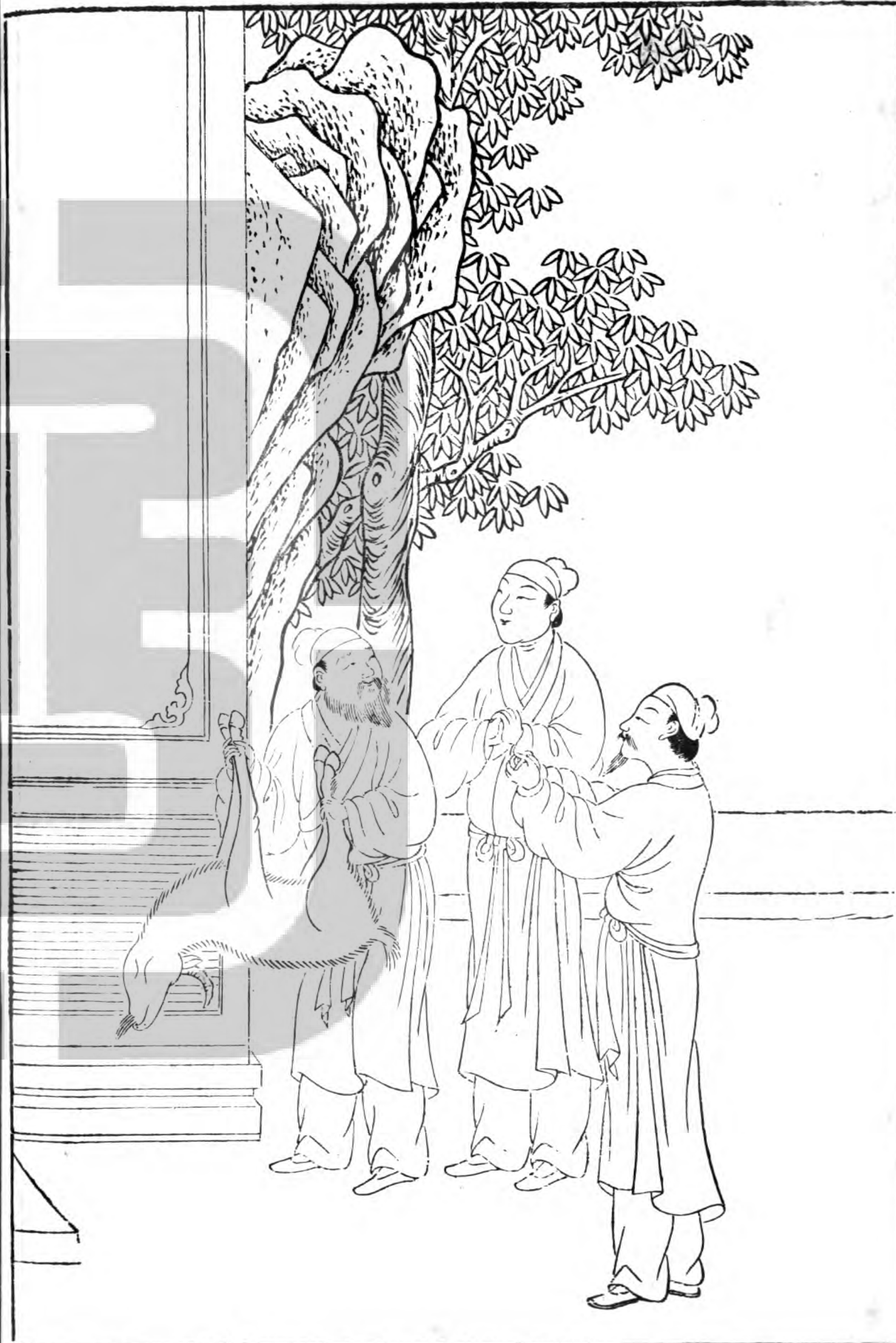
曰陽子不沒其身智不足稱趙文子所不願

爲者也晉大夫以比伯宗伯宗信其人矣伯宗聞言宜以爲鑒而翹然自喜其及於難也宜哉妻有先見而託州犁使有後於荆遂令州犁長爲晉患孰若勸其夫致臣而去自列於編戶躬耕以晦其明則庶幾

哉身與家獲全而禍患遠矣名遂而身不退是焉知
天道乎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天道乎', '哉身與家獲全', and '禍患遠矣']



晉羊叔姬

叔姬者羊舌子之妻也叔向叔魚之母也一姓楊氏叔向名盼叔魚名鮒羊舌子好正不容於晉去而之三室之邑三室之邑人相與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晉不容去之三室之邑又不容於三室之邑是於夫子不容也不如受之羊舌子受之曰爲盼與鮒亨之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鳥名曰乾吉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今盼與鮒童子也隨大夫而化者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與於是乃盛以甕埋壚陰後二年攘羊之事發都吏至羊舌子曰吾受之不敢食也

發而視之則其骨存焉都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之事矣君子謂叔姬爲能防害遠疑詩曰無日不顯莫予云觀此之謂也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之女美而有色叔姬不欲娶其族叔向曰吾母之族貴而無庶吾懲舅氏矣叔姬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爾不懲此而反懲吾族何也且吾聞之有奇福者必有奇禍有甚美者必有甚惡今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髮黑而甚美光可監人名曰玄妻樂正夔娶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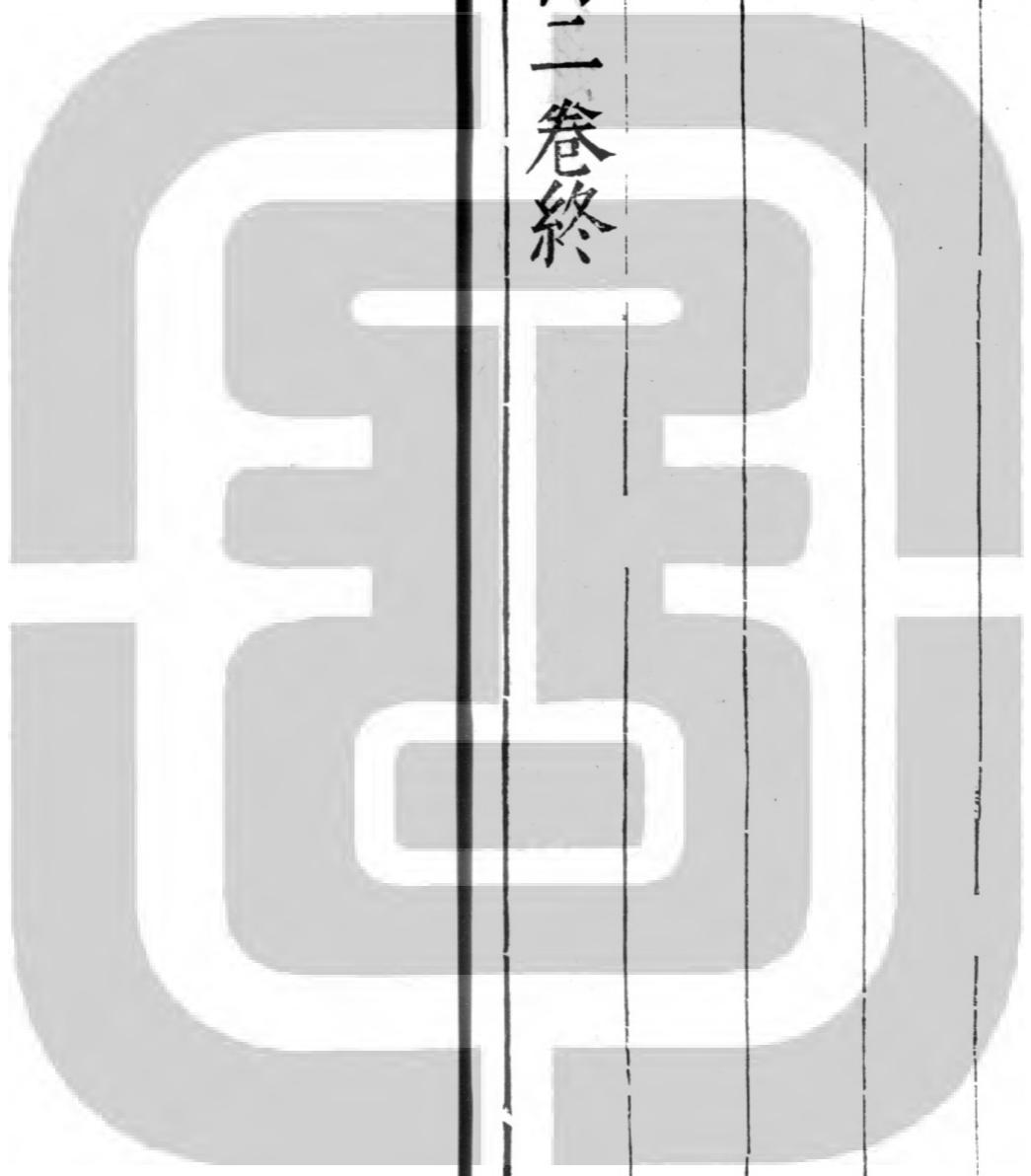
列女傳卷二
怵母期忿戾無饜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用不
祀且三代之亡及恭太子之廢皆是物也汝何以爲哉
夫有美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也叔向懼而
不敢娶平公強使娶之生楊食我食我號伯碩伯碩生
時侍者謁之叔姬曰長妣產男叔姬往視之及堂聞其
號也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今將滅羊舌氏者
必是子也遂不肯見及長與祁勝爲亂晉人殺食我羊
舌氏由是遂滅君子謂叔姬爲能推類詩云如彼泉流
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叔姬之始生叔魚也而視之曰
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

以賂死遂不見及叔魚長爲國贊理邢侯與雍子爭田
雍子入其女於叔魚以求直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
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
者遂族邢侯氏而尸叔魚與雍子於市叔魚卒以貪死
叔姬可謂智矣詩云貪人敗類此之謂也

汪 曰鬪文子之於椒也生而前知其不善世遂
以爲性不善之證叔姬之於鮒也食我也亦然匹婦
之明乃與偉丈夫爭烈哉洵足嘉也然知其不善而
終不能化之使不爲惡則以天定勝人有末如之何
者矣

列女傳卷二

列女傳二卷終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